仕学正则

仕學正則目次

序一

序二　明呂新吾

序三　清陸隴其

序四　清陳宏謀

序五　清蔣兆奎

序六　清洪亮吉

序七　清高延弟

記　清濾潛庵

呂新吾先生傳（洛學編本）

大州貴立圖書館
教務處
02835 轉

二　政要
三　政畧
四　政德
五　政操
六　政風
七　政度
八　政才
九　政識
十　政友
十一　政害

卷中　學養

一　養心
二　問學

028830號

土3531
4935

三 修身
四 保身
五 慎言
六 檢省
七 齊家

卷下 治術

一 行政
二 處人
三 處事
四 立法
五 司法
六 攷選
七 軍政

八　財政
九　軍法

序

橫渠先生曰。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極。爲往聖繼絕學。爲萬世開太平。偉哉言乎。志士仁人。固當如是矣。慨自周秦以降。政敎失修。仕不知所以學。學不知何以仕。政風仕習。日以衰靡。迨至明季。卑者溺功利。高者迷佛老。黨派紛爭。朝野傾軋。外患內亂。不可終日。獨河南寧陵呂新吾先生。廓然太公。實事求是。鎔鑄宋明諸儒之長。揚棄各家末流之短。黃梨洲明儒學案。稱其一生孜孜講學。多所自得。盡脫絕依傍。卓然獨造之師儒也。嘗謂道抵閒乎精粗。凡存心制行。處事接物。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大本小節。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。明體在於致用。仕學端賴相長。此誠中國理學之一大革新。中國政治思想之一大改造也。其說雖本性理。卒其所歸。凡政治哲學。人生哲學，行政學，社會心理學，無不包舉。作呻吟語。於居官爲學之

道。省修克治之方。言之痛切。所謂簡而當事。曲而當情。精而當理。確而當時。一言而濟世。一言而服人。一言而明道者。眞立身經世第一奇書也。方今　蔣公。以天挺聖質。主持抗戰。其雄才大略。亮德爲風。表現於政治者。尤爲卓卓。洵不愧爲世界四大政治家之一。攷其言行修治。與夫樹人建心。深得紫陽白沙姚江之祕。而與甯陵所言者。尤多不謀而合。中國本位政治之系統。與政治幹部之基礎。由以確立。不其盛歟。顧今後建國。更當謀長治久安之道。老子曰。以正治國。以奇用兵。使欲出於大公至正之途。則當莫如奉呂先生之典則。以詔示國人矣。且學風仕習。豈盡無病。一曰唯物。二曰唯術。之二者。皆建國之大患也。夫唯物之說甚。而心防潰。性理之靈明渙。而人欲張。時賢猶偏以財貨功利相倡尙。是不導人爭奪相殺不止。先生不遺經濟。不輕物質。但必主於精神。合於義理。不全絕功利。但必以國家蒼生爲依歸。此其一端也。唯術之風盛。而治道日覇。內

則重制馭與組織。外乃恃詭譎與勢力。權謀雜出。機詐環生。捭闔縱橫。驕暴滅裂。或敷衍以塞責。或圓滑而弋名。由是奸雄四伏。政客滿座。巧取豪奪。無有甯息。更相漸染。不底敗亂不止。先生何嘗不重術數。間日採諸子百家之菁英。而折衷於吾儒。不迂不譎。眞可語夫開誠心。布公道者。此又一端也。呻吟語一書。皆所以藥石唯物唯術之病痛者。始刊於萬曆。迭刊於清代。傳播不廣。然清初名臣。如湯潛庵尙書。尹元孚侍郎。陳榕門相國。咸奉以爲圭臬。清儒陸隴其。尤推崇備至。信仕學之正則也。余西行五載。衰病交侵。讀先生書。眞如睢陽湯文正公所謂冰水澆背者。念天地之悠悠。獨愴然而涕下。輒不自量。以爲陳相國原編。分類簡古。序列參差。體系未明。取捨胡寬。大類道與舊書。不足引人入勝。遂重爲編次。並易今名。自知未盡允當。然際此盛時。人挾振奮之心。世開昌明之運。斯編也。長吏可以訓僚佐。百官可以發深省。學士大夫可以作準繩。專家可以

濬遂德。英雄豪傑可以佐事功。父兄可以教子弟。庶人百工可以窺大體。而氣質偏者。亦可以遠害而拒禍。與橫渠至言。總理遺教。蔣公垂訓。更可以相印證。終身服膺勿失。心安理得。無待外鑠。竊將獨善其身。達可兼善天下。於黨國政教。世道人心。實大有裨益。數千年沉痼積弊。或由此而起。先儒內聖外王之道。仁心仁術之政。日肇端於此。邦人君子。其省覽焉。

民國三十一年孟冬江陰季之振序

序二

呻吟。病聲也。呻吟語。病時疾痛語也。病中疾痛。惟病者知。難與他人道。亦惟病時覺。既愈旋復忘也。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。病時呻吟。輒志所苦以自恨曰。愼疾無復病。已而不愼。又復病。輒又志之。蓋百病備經。不可勝志。一病數經。竟不能懲。語曰。三折肱成良醫。予乃九折臂矣。沉痼年年。呻吟猶昨。嗟嗟。多病無完身。久病無完氣。予奄奄視息而人也哉。三十年來。所志呻吟。凡若干卷。攜以自一藥。司農大夫劉景澤攝心繕性。平生無所呻吟。予甚愛之。頃共事雁門。各談所苦。予出呻吟語示景澤。景澤曰。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。吾人之病。大都相同。子既志之矣。盍以公人。蓋三益焉。醫病者見子呻吟。起將死病。同病者見子呻吟。醫各有病。未病者見子呻吟。謹未然病。是子以一身示懲於天下。而所壽者衆也

。謝子不愈。能以愈人。不既多乎。余矍然曰。病語狂。又以其狂者惑人聽聞濟乎。因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。嗚呼。使予視息苟存。當求三年艾。健此餘生。何敢以沉痼自棄。景澤景澤。其尙醫予也夫。

萬曆癸巳三月抱獨居士甯陵呂坤書。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序三

呻吟語者。新吾呂先生省察克治之言也。謂之呻吟者。先生自視其身。若常在病中。時時呻吟。事事呻吟。察之嚴而克之勇。自不能已。故以是名其書。竊嘗論世人之生。具仁義禮知之性。然不能無氣稟之偏。及其感物而動。則人有物欲之蔽。故自大賢以下。鮮有無病者。其所以能不汩於流俗。而卓然爲天地間偉人。亦在乎能知其病而已。知其病而呻吟者。治之也易。不知其病而不呻吟者。治之也難。自古賢人君子。未有不如是而能成其德者也。博文約禮，顏子之呻吟也。臨深履薄。曾子之呻吟也。戒愼恐懼。子思之呻吟也。知言養氣。孟子之呻吟也。人徒見其德之成。睟面盎背。暢于四肢。發乎事業。極天蟠地。繼往開來。而不知皆從呻吟中得之。吾見今人之病多矣。能知其病者有幾。氣質之不能變化。物欲之不能掃除。意必固我

之念膠于中。聲色貨利之私誘于外。豈徒不呻吟而已哉。方且揚揚自得。以爲快意。所以揚其波而助其燄者。無所不至。此和扁所以望而卻走也。能使呻吟如先生。庶幾其有瘳乎。先生當萬曆之世。天下方日弊。卑者溺功利。高者迷佛老。聖學榛莽。生民塗炭。先生獨能以正大篤實爲學。卓然超出於流俗之上。其言皆與程朱相表裏。間有出入者亦少矣。呻吟之功大矣哉。是書止甯陵有板。未能遠播。購者艱難。康熙丁卯孟夏。正定諸州縣。以公事會于郡城。語及同寅協恭之義。僉以善相勸過相規爲約。適王子益仲攜是書在郡。咸謂能以先生之呻吟者勸且規。則吾同人其庶幾乎。遂謀協力梓之。余喜先生之書得廣其傳。而吾同人皆將有以自拔于流俗也。謹敘于末。是舉也。賢于蘭亭之一觴一詠。豈不遠哉。後學當湖陸隴其撰。

序四

數年前余偶於書市從古紙堆中。得呻吟語二册。讀之則明儒呂叔簡先生所作也。先生以爲人非聖賢。其身心常在病中。故于省察克治。處人修己之要旨。從人情物理中推勘而出。眼前指點。鉥日劌心。少陵云。欲覺聞晨鐘。令人發深省者。其此之謂乎。舊凡若干言。其中偶有過高之語。余稍節之。錄其醕者。間就鄙意。綴以評語。非敢于作者有所增益。蓋亦講明而切究之。以求得乎大公至正之歸耳。余嘗謂人之聰明才力。多不用以自責。而用以責人。不用以集所長。而用以護所短。茲篇其對症之藥也。顧身世之事。知之非艱。行之惟艱。余譾陋無似。防檢多疏。早夜孜孜。功不補過。今既取是編節錄之。又序而刻之。誠欲寶此苦口之良方。以藥余身心也。不然其與委此編于故紙堆中也何異。然而余滋懼矣。

乾隆元年丙辰歲孟冬既望桂林陳宏謀謹序。

序五

節錄者。呂新吾先生呻吟語。陳榕門先生手訂而加評者也。余昔謁先生于京邸。因得受而讀之。奉爲鍼砭者二十餘年矣。曩令蜀時。曾刋布同人。咸以爲良劑寶之。迨遷秩來晉。行篋所攜。盡爲友朋索去。惟原本存焉。見者紛紛借錄。苦不能遍。乃重付剞劂。以廣厥傳。夫人持身涉世。或出或處。舉動靜云爲。無地非受病之所。無時非受病之會。無事非受病之機。日積月深。竟有至痼疾而不自知者。可歎也。是編病必有方。方必有驗。誠能身體力行。省察而克治之。將見病者知受病之因。必求對症之藥。未病者亦得時時省惕。防患未然。其濟人不旣多乎。刻旣成。敘其緣起如此。

乾隆九年秋九月渭南蔣兆奎書。

序六

明儒呂叔簡先生有呻吟語二卷。乾隆丙辰之元。桂林相國陳文恭公評節而刊之。越五十年丙午。渭南漕督蔣時峰先生。復刊以行世。然流布者絕少。今霽峰先生之蒞吾郡也。距重刊時又二十寒暑矣。先生以愷悌之政。守煩劇之區。偶値偏災。竭心振卹。遂得感召天和。雨暘時若。暇日復取呻吟語一編。以爲可以藥世人身心性命間受病者。欲校刊以廣其傳。而以敘屬亮吉。夫呻吟者。疾痛聲也。必病伏于中。始聲發于外。無以絕其病。卽無以輟其聲。因是思居君相之位者。能救一世之病。始能絕一世之呻吟。下此則有民社之責者。能救萬衆之病。始能絕萬衆之呻吟。呻吟之聲絕。而歡欣鼓舞之念斯起矣。今先生之校刊是書也。謂非欲絕呻吟之聲。而躋一世于歡欣鼓舞之域乎。語曰。防患于未然。又曰。服藥于未病之先。吾願世之受病淺及

未病者。三復是編。身體而力行之。將見一世盡起沉痾。而斯民並登仁壽。此則不負先生救世之苦心矣。

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春仲上書房舊史陽湖洪亮吉序。

序七

昔人論循吏者。以謹身帥先爲之本。而民從化。夫持身不謹。則物欲蔽於內。世故撓於外。徇俗頹靡。其能檢察閭里奸邪疾苦者無幾矣。幸而及之。而物欲世故。牽率沮壞。終不能卓然以有爲。卽爲矣。或以藻飾聲譽。爲速化之術。不必其利果以興。害果以去。而民之能化與否。固未嘗問也。此其病在於不先自治。而苟以簿書期會爲治人之具。上下相毆。以爲奉職塞責而已。烏乎。己之心毫末之未盡。而望人之化其心。古之所謂循吏。佚樂便利如是者乎。傳曰。君子學道則愛人。又曰。正己而後物正。斯說卽古人帥先之始基。而今人所謂迂闊遠於世情者。不知自漢以來。循良之選固莫不由此者也。刺史顯君少錫。始爲蕭令。地鄰歸德。爲捻寇出入所必經。俗悍民敝。公私困迫。人皆以爲難治。君涖此先後凡十二年。撫循梳剔。民氣益和

而賦增於舊。嘗見其邑人稱君之政不去口。及晤君於郡城。得其事益詳。既而出是編屬爲校訂。且言曰。此新吾先生治己治人之書也。吾服膺此書數十年矣。立身行事。幸不蹈於罪戾者。蓋粗有得於此。今將付梓。子幸爲我敘之。延第受而讀之。既知君之治人爲有本。又信謹身之說爲有徵。而國朝名臣如湯潛庵尚書。尹元孚侍郎。陳榕門相國。歷官中外。咸奉此編以從事。皆有功德紀於當世。益知所謂修身問學。應務治道諸大端。乃士大夫內外交治之要務。苟能從事乎此。彼一切物欲世故。溺於心害於事。賊於民者。將不祛而自去。雖以任重寄維衰俗不難矣。豈區區淑一身化一邑云爾哉。君之術業。亦自此遠矣。

光緒五年仲夏月山陽高延第謹識。

記

睢州湯文正公曰。余居近先生之里。見其邑之城郭里甲賦役之法。與夫冠婚喪祭讌饗豐約之儀。皆先生手定。數十年無敢改易者。兒童婦女。至今猶稱呂夫子也。其實政錄所載。如鄉約保甲、義倉、社學、編審、丈量、養老、字幼。種種俱有成規。周詳變通。而無煩瑣難行之患。余潼虔之政。實奉先生爲師。至呻吟語。性命理欲之辨。天道人事之宜。言之痛切。令人讀之如冰水澆背。眞體用兼備之儒也。其子孫守其遺教。周旋步履。俱有常度。居官清白。能世其家。先生之學。眞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之者也。余每過甯陵。必瞻先生之祠。低徊留連不能去也。

呂新吾先生傳

洛學編本

先生名坤。字叔簡。號新吾。甯陵人。離襁褓。卽不與群兒嬉戲。初讀書。苦訓詁家言雜亂。乃一切棄置。默坐澄心。體認本旨。久之了悟。年十五。五經皆通。讀性理諸書。欣然有會。作夜氣抄。拓良心詩。立論專在躬行。作省心記以自檢。嘉靖辛酉。舉於鄉。隆慶辛未成進士。丁母憂。萬歷甲戌。對策授襄垣令。襄垣劇邑。治尚嚴明。隣境清濁二漳河限潰。漂田廬無算。先生設法積穀。立河倉以備修築。民不知役。修學宮。設學田。時進諸生講說經術。期月政通人和。明年調大同。培植柔良。裁抑豪橫。政聲如襄垣時。先是襄垣士豪某。被先生大創幾斃。去之日。追數百里及之曰。某蒙明公創誨。因知悔悟。今而後不復犯法矣。知大同時。山陰王家屛。以大宗伯服闋赴京。過大同。姊夫以人命坐抵。向先生言之。答曰。獄已成。不

可反矣。嗣家屛任冢宰。謂僚友曰。天下第一不受請託。無如大同令也。特書薦之。戊寅升吏部主事。故事新曹郎。尙緘默卑伏。不敢輕有可否。先生獨崢崢不少畏避。在都十年。當轉京卿。爲忌者出爲山東參政。分守濟南。先生曰。通籍以來。無往非行義之日。何必京堂哉。單騎就道。時山東旱荒。先生建議平糶緩征。全活者以萬計。創冬生院。以恤殘疾。境內泰山香火雲集。奸民僞爲山神搜盤。攝人財物。先生發覺其奸。狂誕頓息。庚寅。升山西按察使。辛卯。升陝西右布政使。壬辰。升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。先生謂吏治無良。未有不自大吏始者。凡事皆自寶自任。饋遺贖羨。盡杜絕之。知天下將多事。更嚴邊防。養將材。募勇略。造戰具。嚴馬政。密間諜。計軍費。所轄邊垣延袤千里。經理畫然。具有成績。朝廷倚以爲重。癸巳。擢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。協理院事。明年甲午。升刑吏右待郎。尋轉左。在京四年。與董范之議。朝鮮之議。石門之議。堅守一說屹屹不少

勤。是時天下多故。國是日非。災異迭見。先生草憂危疏數千言上之。惡之者中以奇禍。舉朝爲危。先生不辯。引疾乞休。家居遇邑疾苦。輒身任之。如修城力主其議。地畝錢糧差徭。多所調停。邑人至今賴之。葉台山嘗薦於上。都門相知。屬令致謝。先生曰。宰相爲國薦人。公也。若致謝。是以謝爲求矣。竟不應。權璫某賫書帛至。先生曰。大臣結交內侍。律有明禁。況素未識面乎。原函付回。其守正不阿類如此。林居四十年。自奉儉約。不置生產。惟日與門弟子議論不輟。有負笈自千里而來者。稱沙隨夫子云。先生嘗謂。六經簡易明切。諸儒因之聚訟而裂道。深文而晦道。遂失其旨。六經者。天地萬物之史。天地萬物者。六經之案也。而總寄之聖人。聖人之心。道之府也。聖人之身。道之輿也。聖人之言。道之鑰也。天地以道鑄聖人。聖人以道鑄天下。又曰：世道任自然。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。禮法者。維持世教之眘物也。國之存亡。民之生死。於是乎係。巢由被

卷佛老莊列。決禮法之防而潰之。近有念不及民物。學不本誠敬。心不存惕厲憂勤。拾瞿曇唾。開方便法門。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。薄庸言庸行爲土苴。視三百三千爲桎梏。世道名教。蕩無畛域。宜自吾儒經史外。諸淸奇高遠窈冥支誕之言。悉付諸火。作道脈圖。又曰。一身罪過。都是我心承當。五官百體無罪。兩間罪過。都是我身承當。天地萬物無罪。作呻吟語。嘗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說以警世。復爲圖以廣之。謂兇人之與衆人。其初幷與聖人遠也。潛滋以久。不覺自移。故舜跖只爭一念。年八十三。卒以家。臨終作反輓歌。撰墓誌銘。自述性直不委婉。嚴毅少溫燠。居官持法而情涼。居家義勝而恩薄。當事過激。涵養功疏。奉先人天理二字于膺堂。不敢失墜。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。所著有家禮翼。家禮疑。去僞齋集。閨範實政錄。交泰韻等書。贈刑部尙書。賜祭葬。

仕學正則

明呂新吾先生原著　　後學李之振編次

卷上　原政

一　政本

(一) 治人治法。不可相無。聖人竭耳目力。此治人也。繼之以規矩準繩。六律五音。此治法也。說治人曰。有治人。無治法。然則治人無矣。治法可盡廢乎。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。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。而況法乎。故治天下者，以治人立治法。法無不善。有治法以待治人。法無不行。

(二) 只有不容己之真心。自有不可易之良法。其處之未必當者。必其思之不精者也。其思之不精者。必其心之不切者也。故有純王之心。方有純王之政。

（三）未有有其心而無其政者。如瀆種之必苗。蘇蘭之必香。未有無其心而有其政者。如塑人之無語。畫鳥之不飛。

（四）守令於民。先有知痛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眞心腸。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。只有生來沒此念頭。便與說綻唇舌。渾如醉夢。

（五）而今士大夫聚首時。只問我輩奔奔忙忙。熬熬煎煎。是爲天下國家。欲濟世安民乎。是爲身家妻子。欲位高多金乎。世之治亂。民之死生。國之安危。只於這兩箇念頭定了。嗟夫。吾輩日多而世益苦。吾輩日貴而世益窮。世何貴乎有吾輩哉。

（六）強恕須是有這恕心。纔好勉強推去。若視他人飢寒痛楚。漠然不動心。是恕念已無。更恕箇甚。還須是養箇恕心出來。纔好與他說強。

（七）世道人心。民生國計。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。這裏都有經略。都有主張。此是士君子四大功業。

（八）近日居官。動說舊規。彼相沿以來。不便於己者悉去之。便於己者悉存之。如此舊規。百世不變。只將這念頭移在百姓身上。有利於民者。悉修舉之。有害於民者。悉掃除之。豈不是居官眞正道理。噫。利於民者。皆不便於己。便於己者。豈能不害於民。從古以來。民生不遂。事故日多。其繇可知已。

（九）天德只是個無我。王道只是箇愛人。

（十）天德王道。不是兩事。內聖外王。不是兩人。

（一一）一人憂則天下樂。一人樂則天下憂。

（一二）堯舜周孔之道。只是傍人情依物理。拈出個天然自有之中。行將去不驚人。不苦人。所以難及。後來人勝他不得。卻尋出甚高難爲之事。玄冥隱僻之言。怪異新奇。偏曲幻妄以求勝。不害其爲聖人之筆。不知聖人妙處。只是箇庸常。看六經四書。語言何等平易。不害其爲聖人之筆。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。嗟夫。賢智者過之。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。

彼其意見。纔是聖人中萬分之一。而漫衍閎肆。以至偏重而賊道。後學無識。遂舍棄菽粟而餐玉屑。厭布帛而慕火浣。無補飢寒。反生奇病。悲夫。

(一三) 聖人之道。本不拂人。然亦不求可人。人情原無限量。務可人不惟不是。亦是不能。故君子只務可理。

(一四) 聖人處世。只於人情上做工夫。其於人情。又只於未言之先不言之表上做工夫。

(一五) 聖人制禮。本以體人情。非以拂之也。聖人之心。非不因人情之所便而各順之。然順一人。便一人。而後天下之大不順便者因之矣。故聖人不敢恤小便。拂大順。徇一時。弊萬世。其拂人情者。乃所以宜人情也。

(一六) 大凡與人情不近。卽行能卓越。道之賊也。聖人之道。人情而已。

（一七）世間萬物。皆有所欲。其欲亦是天理人情。天下萬世公共之心。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。有餘者盈溢於所欲之外而死。不足者奔走於所欲之內而死。二者均傷生之道也。常思天地生許多人物。自足以養之。然而不得其欲者。正緣不均之故耳。此無天地不是處。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。是以聖王治天下。不說均。就說平。其均平之術。只是君絜矩。絜矩之方。只是箇同好惡。

（一八）物理人情。自然而已。聖人得其自然者。以觀天下之人。不能逃聖人之洞察。握其自然者以運天下。而天下之人。不覺爲所斡旋。即其執物所繩。近於矯拂。然拂其人欲自然之私。而順其天理自然之公。故雖有崛強錮蔽之人。莫不憬悟而馴服。則聖人觸其自然之機。而鼓其自然之情也。

（一九）火之大灼者無煙。水之順流者無聲。人之情平者無語。

（二〇）天下之大防五。不可一毫潰也。一潰則決裂不可收拾。宇內

之大防。上下名分是已。境內之大防。夷夏出入是已。一家之大防。男女嫌微是已。一身之大防。理欲消長是已。萬世之大防。道脈純雜是已。

（一一）性分、職分、名分、勢分。此四者宇內之大物。性分職分在己。在己者不可不盡。名分勢分在上。在上者不可不守。

（一二）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。而國之存亡。民之生死。於是乎係。是故袞冕非煖於綸巾。黃瓦非堅於白屋。別等威者。非有利於身。受跪拜者。非有益於己。而聖王重之者。亂臣賊子。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。是故雖有大奸惡。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。莫不失辭喪氣。吁。名器之義大矣哉。

（一三）爲政使百姓相安。其大利害當興革者。不過什一。外此則宜行所無事。不可有意立名建功。以求烜赫之譽。故君子之建白。以無智名勇功爲第一。至於雷厲風行。未嘗不用。譬之天道。以沖和鎭靜

爲常。疾風迅雷。間用之而已。

（一一四）百姓得所。是人君太平。君民安業。是人臣太平。五穀豐登。是百姓太平。大小和順。是一家太平。父母無疾。是人子太平。

（一一五）百姓只幹正經事。不怕衣食不豐足。君臣只幹正經事。不怕天下不太平。試問百司庶府。所職者何官。終日所幹者何事。有道者可以自省矣。

（一一六）世界畢竟是吾儒世界。雖二氏之教。雜出其間。而紀綱法度。教化風俗。都是二帝三皇一派家數。卽百家並出。只要主僕分明。所謂元氣充實。卽風寒入肌。瘡瘍在身。終非危症也。

（一一七）陽主動。動生燥。有得於陽。則袒裼可以臥冰雪。陰主靜。靜生寒。有得於陰。則盛暑可以衣裘褐。君子有得於道。焉往而不裕如哉。外若可撓。必內無所得者也。

二、政要

（一）宇宙有三綱。智巧者不能逃也。一王法。二天理。三公論。可畏哉。

（二）居官有五要。休錯問一件事。休屈打一箇人。休妄費一分錢。休輕勞一夫力。休苟取一文錢。

（三）第一要愛百姓。朝廷以赤子相託付。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。是甚情懷。便知長民底道理。就是愚頑梗化之人。也須耐心漸漸馴服。王者必世而後仁。揣我自己德教。有俄頃過化存段否。奈何以積習慣惡之人。而遽使之帖然我順。一教不從。而遽赫然武怒耶。此居官第一戒也。有一種可馴化之民。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。此特萬分一耳。不可以立治體。

（四）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。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。今人塞耳閉目。只任獨斷。以爲甯錯勿問。恐蹈耳輭之病。此不求本原耳。吾心果

明。則擇衆論以取中。自無偏聽之失。心一愚暗。即詢岳牧芻蕘。尙不能自決。况獨斷乎。所謂獨斷者。先集謀之謂也。謀非集中不精。斷非一己不決。

（五）昔古者國不易君。家不易大夫。故其治因民宜俗。立綱陳紀。百姓與己相安。然後從容漸漬。日新月盛。而治功成。故曰必世後仁。又曰久道成化。譬之天地不悠久。便成物不得。自封建變而爲郡縣。官無久燠之席。民無盡職之官。施設未竟。而纔毀隨之。建官未久。而黜陟隨之。方燔熊蹯而奪之薪。方繅繭絲而截其緒。一番人至。一度更張。各有性情。各有識見。百姓聞其政令。半未及理會。聽其教化。尙未及信從。而新者卒至。舊者廢閣。何所信從。何所遵守。况加以監司之掣肘。製一幘而不問首之大小。都使之冠。裂一衣而不問其時之冬夏。必使之服。不審民情便否。即以簿書督責。即高才疾足之士。儘傾措置之功。亦不過目前小康。一事小補。而上以此爲殿最

。下以此爲驩虞。嗚呼。傷心矣。先正有言。人不里居。田不井授。雖欲言治。皆苟而已。愚謂居官亦然。政因地而定之。官擇人而守之。政善不得更張。民安不得易法。其多事擾民。任情變法。與惰政慢法者。斥逐之。更其人。不易其治。則郡縣賢於封建遠矣。

(六)聖明之世。情禮法三者不相悖也。末世情勝則奪法。法勝則奪禮。

(七)先王爲政。全在人心上用功夫。其體人心。在我心上用功夫。何者。同然之故也。故先王體人於我。而民必得。而天下治。

(八)王道感人處。只在以我眞誠惻怛之心。體其委曲必至之情。是故不賞而勸。不激而奮。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。誠故也。

(九)從政自有箇大體。大體既立。則小節雖有牴牾。當別作張弛。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。不可便改弦易轍。譬如待民貴有恩。此大體也。即有頑瀑不化者。重刑之。而待民之大體不變。待士有禮。此大體

也。卽有淫肆不檢者。嚴治之。而待士之大體不變。彼始之寬也。既養士民之惡。縱之猛也。槪及士民之善。非政也。不立大體故也。

（十）天之氣運有常。人依之以作事而百務成。物因之以長養而百病少。上之政體有常。則下之志趣定而漸可責成。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。

（一一）寬簡二字。爲政之大體。不寬則威令嚴。不簡則科條密。以至嚴之法。繩至密之事。是爲煩苛暴虐之政也。用己擾民。明王戒之。

（一二）聖王之道。以簡爲先。惟簡可以清心。惟簡可以率人。惟簡可以省人己之過。惟簡可以培壽命之原。惟簡可以養天地之財。惟簡可以不耗天地之氣。

（一三）中之一字。不但道理當然。雖氣數離了中。亦成不得寒暑。災祥失中。則萬物殃。飲食起居失中。則一身病。故四時各順其序。五藏各得其職。此之謂中。差分毫便有分毫驗應。是以聖人執中。以

立天地萬物之極。

（一四）或問中之道。堯舜傳心。必有至玄至妙之理。余戴白。只就我兩人眼前說，這飲酒不爲限量。不至過醉。這就是飲酒之中，這話不緘默。不狂誕。這就是說話之中。這作揖跪拜。不煩不疏。不疾不徐。這就是跪拜作揖之中。一事得中。就是一事之堯舜。推之萬事皆然。又到那安行處。便是十全的堯舜。

（一五）今古紛紛辯口。聚訟盈庭。積書充棟。皆起於世教之不明。而聰明才辯者。各執意見以求勝。故爭輕重者。至衡而息。爭短長者。至度而息。爭多少者。至量而息。爭是非者。至聖人而息。中道者。聖人之權衡度量也。

（一六）公私兩事。是宇宙內人鬼關。若自廟堂以至閭里。只把持得公字定。便是天清地甯。政平訟息。

（一七）天下所望於聖人。只是箇安字。聖人所以安天下。只是箇平

字。平則安。不平則不安。
(一八) 將古人心信今人。眞是信不過。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。令人未必在豚魚之下。
(一九) 公生明。誠生明。從容生明。公生明者。不蔽於私也。誠生明者。清虛所通也。從容生明者。不淆於惑也。舍是無明道矣。
(二〇) 耐煩則爲三王。不耐煩則爲五霸。

三　政略

(一) 廟堂之上。以養正氣爲先。海宇之內。以養元氣爲本。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。則正氣培矣。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。則元氣固矣。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道也。

(二) 太古之世。上下相忘。不言而信。中古上下求相孚。後世上下求相勝。上用法勝下。下用欺以避法。下以術勝上。上用智以防術。以是而欲求治。胡可得哉。欲復古道。不如一待以至誠。誠之所不孚者。法以輔之。庶幾不死之人心。尚可與還三代之舊乎。

(三) 天下萬物。皆要求箇實用。實用者。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。凡一切不急之務。供耳目之玩好。皆非實用也。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。悲夫。是故明君治天下。必先盡革靡文。而嚴誅淫巧。

(四) 言教不如身教之行也。事化不如意化之妙也。事化信。信則不勞而教成。意化神。神則不知而俗變。螟蛉語生。言化也。烏孚生。

氣化也。體恩生。神化也。

（五）太和之氣。雖貫徹於四時。然生育長養。不專在於溫燠。而嚴肅之中。正所以操縱冲和之機者也。聖人之爲政也法天。當寬則用春夏。當嚴則用秋冬。而常持之體。則於嚴威之中。施長養之恩。何者。嚴不匱。惠易窮。威中之惠。鼓舞人羣。惠中之惠。驕弛衆志。

（六）恩威當使有餘。不可窮也。天子之恩威。止於爵三公。夷九族。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。故明君養恩不盡。常使人有餘榮。養威不盡。常使人有餘懼。此久安長治之道也。

（七）振玩興廢用重典。懲奸治亂用重典。齊衆攏強用重典。

（八）爲政之道。第一要德威誠孚。第二要令行禁止。令不行。禁不止。與無官無政同。雖堯舜不能治一鄉。而況天下乎。

（九）三軍要他輕生。萬姓要他重生。不輕生。不能戡亂。不重生。易於爲亂。

（一〇）口塞而鼻氣盛。鼻塞而口氣盛。鼻口俱塞。脹悶而死。治河者不可不知也。故欲其力大而勢急。則塞其旁流。欲其力微而勢殺。則多其支派。欲其積蓄而有用。則節其急流。治天下之於民情也亦然。

（一一）積衰之難振也。如痿人之不能起。然若久痿。須補養之。使之漸起。若新痿。須鍼砭之。使之驟起。

（一二）人情天下古今所同。聖人懼其肆。特爲立中以防之。故民易從。有亂道者。從而矯之。爲天下古今所難爲之事。以爲名高。無識者相與駭異之崇獎之。以率天下。不知凡與人情不近者。皆道之賊也。故立法不可太激。制禮不可太嚴。責人不可太盡。然後可以同歸於道。不然是驅之使畔也。

（一三）人情不論是非利害。莫不樂便己者。惡不便己者。居官立政。無論殃咎。即教養諄諄。禁令惓惓。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。免禍遠罪哉。然政一行而未有不怨者。故聖人先之以躬行。浸之以口語。示

之以好惡。激之以賞罰。日積月累。耐意精心。但盡薰陶之功。不計俄頃之效。然後民知善之當爲。惡之可恥。默化潛移。而服從乎聖人。

（一四）風之初發於谷也。拔木走石。漸遠而減。又遠而弱。又遠而微。又遠而盡。其勢然也。使風出谷也。僅能振葉拂毛。即咫尺不能推行矣。京師號令之首也。紀法不可以不振也。

（一五）爲政之道。以不擾爲安。以不取爲與。以不害爲利。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弊。

（一六）肩天下之任者。全要箇氣。御天下之氣者。全要箇理。

（一七）六合之內。有一事一物相陵奪假借而不各居其正位。不成清世界。有匹夫匹婦。寃抑憤懣而不得其分願。不成平世界。

（一八）天道漸則生。躐則殺。陰陽之氣皆以漸。故萬物長養而百化昌遂。冬煥則生氣散。夏寒則生氣收。皆躐也。故聖人舉事。不駭人聽聞。

四政德

（一）德行以收歛沉着爲第一。收歛沉着中。又以精明平易爲第一大段。收歛沉着人。怕含糊。怕深險。淺浮子雖光明洞達。非蓄德之器也。

（二）面色不浮。眼光不亂。便知胸中定淨。非久養不能。禮曰。儼若思。安定辭。善形容。有道氣象矣。

（三）率眞者無心過。殊多躁言輕舉之失。慎密者無口過。不免厚貌深情之累。心事如青天白日。言動如履薄臨深。其惟君子乎。

（四）纔有一分自滿之心。面上便帶自滿之色。口中便出自滿之言。此有道人所恥也。見得大時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。吾心再無可滿之時。故盛德容貌若愚。

（五）自家好處。掩藏幾分。這是涵蓄以養深。別人不好處。要掩藏幾分。這是渾厚以養大。

（六）當可怨可怒。可辯可訴。可喜可愕之際。其氣甚平。這是多大涵養。
（七）無屋漏工夫。做不得宇宙事業。
（八）聖賢之私書。可與天下人見。密事可與天下人知。不意之言。可與天下人聞。暗室之中。可與天下人窺。
（九）聖人心上。再無分毫不自在處。內省不疚。既無憂懼。外至之患。又不怨尤。只有一段不釋然。卻是畏天命。悲人窮也。
（一〇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。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。君子於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。見其得所。則油然而喜。與自家得所一般。見其失所。則閔然而戚。與自家失所一般。
（一一）關雎是箇和平之心。麟趾是箇仁厚之德。只將和平仁厚念頭行政。則仁民愛物。天下各得其所。不然。周官法度。以虛文行之。豈但無益。且以病民。

（一二）天地萬物。只到和平處。無一點不好。何等暢快。

（一三）善之當爲。如飲食衣服然。乃吾日用常行事也。人未聞有以禍福廢衣食者。而爲善則以禍福爲行止。未聞有以毀譽廢衣食者。而爲善則以毀譽爲行止。惟爲善心不眞誠之故耳。果眞果誠。尚有甘死飢寒而樂於趨善者。

（一四）禍福者。天司之。榮辱者。君司之。毀譽者。人司之。善惡者。我司之。只理會我司。別箇都莫照管。

（一五）道莫要於損己。德莫急於矯偏。

（一六）大行之美。以孝爲第一。細行之美。以廉爲第一。此二者。君子之所務敦也。然而不辯之申生。不如不告之舜。井上之李。不如受饋之鵝。此二者。孝廉之所務辨也。

（一七）杖徒流死。此五者。小人之律令也。禮義廉恥。此四者。君子之律令也。小人犯律令。刑於有司。君子犯律令。刑於公論。雖然

。刑罪濫及。小人不懼。何也。非至當之刑也。毀謗交攻。君子不懼。何也。非至公之論也。

(一一八)德不怕難積。只怕易累。千日之積。不禁一日之累。是故君子防所以累者。

(一一九)理路直截。欲路多岐。理路光明。欲路微曖。理路爽暢。欲路悞煩。理路逸樂。欲路憂勞。

(一二〇)大丈夫不怕人。只是怕理。不恃人。只是恃道。

(一二一)不得罪於法易。不得罪於理難。君子只求不得罪於理耳。世間至貴。莫如人品。與天地參。與古人友。帝王且爲之屈。天下不易其守。而乃以聲色財貨。富貴利達。輕輕將個人品賣了。此之謂自賤。商賈得奇貨。尙須待價。况士君子之身乎。

(一二二)有過不害爲君子。無過可指底。眞則聖人。僞則大奸。非鄉愿之媚世。則小人之欺世也。

(二三三)或問君子小人。辨之最難。曰。君子而近小人之跡。小人而爲君子之態。此誠難辨。若其大都。則如皂白不可掩也。君子容貌。敦大老成。小人容貌。浮薄瑣屑。君子之心。正直光明。小人之心。邪曲黴曖。君子之言。雅淡質直。惟以達意。小人之言。鮮穠柔質。務欲勝人。君子與人。眞誠而不養其過。小人與人。諛語多而濟其非。君子處世。可以盟天質日。雖骨肉而不阿。小人處事。低昂世態人情。雖昧理而不顧。君子臨義。慷慨當前。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。其禍福毀譽。漠不關心。小人臨義。則觀望顧忌。先慮爵祿身家妻子之便否。視社稷蒼生。漫不屬己。君子事上。禮不敢不恭。難使枉道。小人事上。身不知爲我。側意隨人。君子御下。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。小人御下。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願。君子自奉。節儉淡雅。小人自奉。汰侈彌文。如此類者。色色頓殊。孔子曰。患不知人。吾以爲終日相與。可定平生。雖善矜持。自有不可掩者在也。

（一四）委罪掠功。此小人事。掩罪夸功。此衆人事。讓美歸功。此君子事。分怨共過。此盛德事。

（一五）見利向前。見害退後。同功專美於已。同過委罪於人。此小人恆態。而丈夫之恥行也。

（一六）富以能施爲德。貧以無求爲德。貴以下人爲德。賤以忘勢爲德。

五政操

(一) 此心果有不可昧之眞知。不可強之定見。雖斷舌可也。決不可從人然諾。

(二) 知其不可爲而遂安之者。達人志士之見也。知其不可爲而猶以力圖之者。忠臣孝子之心也。

(三) 士有三不顧。行道濟時人。顧不得愛身。富貴利達人。顧不得愛德。全身遠害人。顧不得愛天下。

(四) 廣所依。不如擇所依。擇所依。不如無所依。無所依者。依天也。依天者。有獨知之契。雖獨立宇宙內。而不爲孤。衆傾之。衆毀之。而不爲動。此之謂男子。

(五) 才能技藝。讓他佔個高名。莫與角勝。至於綱常大節。則定要自家努力。不可退居人後。分明認得自家是。只管擔當值前做去。卻因毀言。輒便沮消。這是極無定力的。不可以任天下。

（六）朝廷法紀。做不得人情。天下名分。做不得人情。聖賢道理。做不得人情。我無力量。做不得人情。以此五者徇人。皆妄也。

（七）自委質後。此身原不屬我。朝廷名分。爲朝廷守之。一毫貶損不得。非抗也。一毫高亢不得。非卑也。朝廷法紀。爲朝廷執之。一毫徇人不得。非固也。一毫任己不得。非葸也。

（八）自家官靠著別人做。則是不肯踏定脚根。挺身自拔。此縉紳第一恥事。若鐵錚錚的做將去。任他如何。亦有不顚躓僵仆時。縱敎顚躓僵仆。也無可奈何。自是照管不得。

（九）士君子到一個地位。就理會一個地位底職分。無逆料時之久暫。而苟且其行。無期必人之用否。而怠忽其心。入門就心安志定。爲久遠之計。即使不久於此。而一日在官。一日盡職。豈容一日苟祿尸位哉。

（一〇）審勢量力。固智者事。然理所當爲。而値可爲之地。聖人必

做一番。計不得成敗。故圍成不克。何損於舉動。竟是成當墮耳。孔子爲政於衛。定要下手正名。便正不來。去衛也得。只是這個事。定姑息不過。今人做事。只計成敗。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。

（一一）毅然奮有爲之志。到手來只做得五分。確然矢不爲之操。到手來只守得五分。渠非不自信。未臨事之志向雖篤。既臨事之力量不足也。故平居觀人以自省。只可信得一半。休諉罪於氣化。一切責之人事。休過望於世間。一切求之我身。

（一二）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。所以不肯死者。將以求死所也。死得其所。則爲善用死矣。成仁取義。死之所也。

（一三）善者不必福。惡者不必禍。君子稔知之。寧禍而不肯爲惡。忠直者窮。諛佞者通。君子稔知之。寧窮而不肯爲佞。非但知理有當然。亦其心有所不容已耳。

（一四）君子愼求人。講道問德。雖屈己折節。自是好學之事。若富

貴利達・向人開口・最傷士氣。甯困頓沒齒可也。

(一五)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。坐君子罪。不知名是自好不將去。分人以財者。實費財。敎人以善者。實勞心。臣死忠。子死孝。婦死節者。實殺身。一介不取者。實無所得。試問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。卽使眞正好名。所爲卻是道理。彼不好名者，舜乎蹠乎・果舜也。眞加於好名一等矣。果蹠也。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。愚悲世人之以好名沮君子。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。吾道之大害也。故不得不辨。

(一六) 爲小人所薦者辱也。爲君子所棄者恥也・

(一七) 爲政以徇私弭謗・違道干譽爲第一恥・爲人上者。自有應行道理。合則行。不合則去。若委曲遷就。計利就害。不如奉身而退・

(一八) 平身不作圓輭態。此是丈夫。能輭而不失剛方之氣。此是大丈夫・聖賢之所以分也。

(一九)　心氣和平。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。秉公持正。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。可以語人品矣。

(二〇)　官吏不要錢。男兒不做賊。女子不失身。纔有了一分人。連這箇也犯了。再休說別箇。

(二一)　作焉能爲有無底人。以之居鄉。儘可容得。只是受一命之寄。便是曠一命之官。在一日之職。便是廢一日之業。尤碌碌苟苟。久居高華。唐虞三代。課官是如此否。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。以其善貪緣也而進之。國一無所賴。民一無所裨。而俾之貪位竊祿。此人何足職。用人者無辭矣。

(二二)　古之居官也。在下民身上做工夫。今之居官也。在上官眼底做工夫。古之居官也尙正直。今之居官也尙媕阿。

六政風

（一）變民風易。變士風難。變士風易。變仕風難。仕風變。天下治矣。

（二）精神爽奮。則百廢俱興。肢體怠弛。則百興俱廢。聖人之治天下。鼓舞人心。振作士氣。務使天下之人。如含露之朝葉。不欲如久旱之午苗。

（三）聖人不隨氣運走。不隨風俗走。不隨氣質走。

（四）君子之事君也。道則直身而行。禮則鞠躬而盡。誠則開心而獻。禍福榮辱。則順命而受之。弊端最不可開。弊風最不可成。禁弊端於未開之先易。挽弊風於既成之後難。識弊端而絕之。非知者不能。疾弊風而挽之。非勇者不能。聖王在上。誅開弊端者以徇天下。則弊風自革矣。

（五）聖人悲時憫俗。賢人痛世疾俗。衆人混世逐俗。小人敗常亂俗

。嗚呼。小人壞之。衆人從之。雖憫雖疾。竟無益矣。故明王在上。則移風易俗。

（六）足恭過厚。多文密節。皆名教之罪人也。聖人之道。自有中正。彼鄉原者。徼名懼譏。希進求榮。辱身降志。皆所不恤。遂成舉世通套。雖直道淸節之君子。稍無砥柱之力。不免逐波隨流。其砥柱者。旋以得罪。嗟夫。佞風謏俗。不有持衡當路者。極力挽回之。世道何時復古耶。

（七）民鮮恥。可以觀上之德。民鮮畏。可以觀上之威。更不須求之民。

（八）渾厚。天之道也。故處萬物而忘言。然不能無日月星辰以昭示之。是寓精明於渾厚之中。

（九）浩然之氣。孔子非無。但用的妙耳。孟子一生受用。全是這兩字。我嘗云。孟子是浩然之氣。孔子是渾然之氣。渾然是浩然之歸束

。浩然是渾然的作用。惜也。孟子未能到渾然耳。

(一〇) 堯舜禹文周孔。振古聖人。無一毫偏倚。然五行所鍾。各有所厚。畢竟各人有各人氣質。堯敦大之氣多。舜精明之氣多。禹收斂之氣多。文王柔嘉之氣多。周公文爲之氣多。孔子莊嚴之氣多。熟讀經史自見。若說天縱聖人。如太和元氣流行。略不沾著一些四時之氣。純是德性用事。不落一毫氣質。則六聖人須索一個氣象。無毫髮不同方是。

(一一) 三皇是道德世界。五帝是仁義世界。三王是禮義世界。春秋是威力世界。戰國是智巧世界。漢以後是勢利世界。

(一二) 造物有涯。而人情無涯。以有涯足無涯。勢必爭。故人人知足。則天下有餘。造物有定。而人心無定。以無定撼有定。勢必敗。故人人安分。則天下無事。

(一三) 世人賤老。而聖王尊之。世人棄愚。而君子取之。世人恥貧

而高士清之。世人厭淡。而智者味之。世人惡冷。而幽人寶之。世人薄素。而有道者尙之。悲夫。世人難與言矣。

(一四) 古昔盛時。民自飽暖之外無過求。自利用之外。無異好。安身家之便。而不恣耳目之慾。家無奇貨。人無玩物。餘珠玉於山澤而不知寶。贏繭絲於箱篋而不知繡。偶行於途。而知貴賤之等。創見於席。而知隆殺之理。農於桑麻之外無異聞。士於禮義之外無異談。公卿大夫。於勸課訓迪之外無簿書。知官之貴。而不知爲民之難。知貧之可憂。而不知富人之可嫉。夜行不以兵。遠行不以餱。施人者非欲其我德。施於人者不疑其欲我之德。訢訢渾渾。其時之春乎。其物之胚胎乎。吁。可想已。

(一五) 古之居民上者。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。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。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。朝夕思慮其事。日夜經紀其務。一物失所。一事失理。不遑安食。限於才者。求盡吾心。限於勢者。求滿吾分。

不愧於君之付託。與民之想望。然後食君之祿。享君之俸。泰然無所歉。反焉無所愧。否則是食浮於功也。君子恥之。

（一六）士君子之相與也。必求協諸禮義。將世俗計較一切脫盡。今世號爲知禮者。全不理會聖賢本意。只是節文習熟。事理諳練。燦然可觀。人便稱之。自家欣然自得。泰然責人。嗟夫。自繁文彌尚。而先王之道湮沒。天下之苦相責。羣相逐者。皆末世之靡文也。求之於道。十九不合。此之謂習尚壞人。如飲狂泉。

（一七）爲人上者。只是使所治之民。個個要聊生。人人要安分。物物要得所。事事要協宜。這是本然職分。遂了這箇心。纔得暢然一霎懽。安然一覺睡。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。此心如何放得下。何者。爲一郡邑長。一郡邑皆待命於我者也。爲一國君。一國皆待命於我者也。爲天下主。天下皆待命於我者也。無以答其望。何以稱此職。何以居此位。夙夜汲汲。圖維之不暇。而暇於安富尊榮之奉。身家妻

子之謀。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邪。夫付之以生民之寄。甯爲一己之欲哉。一反思便當愧汗。

（一八）做官都是苦事。爲官原是苦人。官職高一步。責任便大一步。憂勤便增一步。聖人胼手胝足。勞心焦思。惟天下之安而後樂。衆人快欲適情。身尊家潤。惟富貴之得而後樂。

（一九）大纛高牙。鳴金奏管。飛旌捲蓋。清道唱騶。輿中之人。志驕意得矣。蒼生之疾苦幾何。職業之修廢幾何。使無愧於心焉。即匹馬單車。如聽鈞天之樂。不然。是益厚吾過也。婦人孺子。豈不驚炫。恐有道者笑之。故君子之車服儀從。足以辨等威而已。所汲汲者。固自有在也。

（二〇）脫離氣習二字。便是英雄。

（二一）隱逸之士。只優於貪榮戀勢人。畢竟在得道濟時者之下。君子重之。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。若高自標榜。塵視朝紳。而自謂清

流。傲然獨得。則聖世之罪人也。夫不仕無義。宇宙內皆儒者事。奈之何潔身娛己。棄天下理亂於不聞。而又非戻堯舜稷契之儔哉。使天下而皆我也。我且不得有其身。況有此樂乎。予無用世具。行將老桑麻間。故敢云。

七政度

（一）天下之物。紓徐柔和者多長。迫切躁急者皆短。故烈風驟雨。無崇朝之威。暴漲狂瀾。無三日之勢。迫節促調。非百板之聲。疾策緊銜。非千里之轡。人生壽夭禍福。無一不然。褊急者可以思矣。

（二）規模先要個闊大。意思先要個安閒。古之人約己而豐人。故羣下樂爲之用。而所得常倍。徐而思。審而處。故己不勞而事極精詳。褊急二字。處世之大礙也。

（三）三公示無私也。三孤示無黨也。九卿示無隱也。事無私曲。心無閉藏。何隱之有。

（四）凡當事。無論是非邪正。都要從容蘊藉。若一不當意。便忿意而決裂之。此人終非遠器。

（五）爲人上者。最怕器局小。見識俗。吏胥輿皁。儘能笑人。不可不慎也。

（六）處毀譽要有識有量。今之學者。儘有向上的。見世所譽而趨之。見世所毀而避之。只是識不定。聞譽我而喜。聞毀我而怒。只是量不廣。眞善惡在我。毀譽與我無分毫相干。

（七）泰山喬嶽之身。海闊天空之腹。和風甘雨之色。日照月臨之目。旋乾轉坤之手。磐石砥柱之足。臨深履薄之心。玉潔冰淸之骨。此男兒入景也。

（八）治世之大臣不避嫌。治世之小臣無橫議。

（九）人只怕當局。當局者之十。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。智慮以得失而昏也。膽氣以得失而奪也。只沒了得失心。則志氣舒展。此心與旁觀一般。何事不濟。

（一〇）擔當處都要個自強不息之心。受用處都要個有餘不盡之處。

（一一）我之子。我憐之。鄰人之子。鄰人憐之。非我非鄰人之子。轉相鬻育。則不死爲恩矣。是故公衙不如私舍之堅。驛馬不如家騎之

肥。不以我覩之也。獨擴其無我之心。則雖永逸者。不憚今日之一勞。惟民財與力之可惜耳。奚必我居也。懷一體者。當使鰥寡之皆足。惟造物生命之可憫耳。奚必我乘也。嗚呼。天下之有我久矣。不獨此一二事耳。學者須打破這籓籬。纔成大世界。

（一二）居正大之位。而使賢者忘其貴重。卑者樂於親炙。則其人可知矣。

（一三）臨義莫計利害。論人莫計成敗。

（一四）余生平做事發言。有一大病痛。只是箇盡字。是以涵蓄不渾厚。爲終身之戒。

（一五）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。惟度量寬宏。有受用處。彼局量褊淺者。空懊恨耳。

（一六）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。市寬厚名。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。市精明名。皆偏也。聖人之寬厚。不使人有所恃。聖人之精明。不使人

無所容。致大中自有分曉。
(一七)萬金之價。貨雖不售不憂。販夫閉門數日。則憂苦不任矣。凡不見知而慍。不見是而悶。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。
(一八)聖人做出來。都是德性。賢人做出來。都是氣質。衆人做出來。都是習俗。小人做出來。都是私欲。
(一九)伊尹看天下無一個不是可憐的。伯夷看天下。無一箇不是可惡的。柳下惠看天下。無一箇不是可與的。
(二〇)士君子在塵世中。擺脫得開。不爲所束縛。擺脫得淨。不爲所汚衊。此之謂天挺人豪。
(二一)初開口便是煞尾語。初下手便是盡頭著。此人大無含蓄。大不濟事。
(二二)坐井者不可與言一度之天。出而四顧。則始覺其大矣。雖然。雲木礙眼。所見猶拘也。登泰山之顚。則視天莫知其際矣。雖然。

不如身遊八極之表。心通九垓之外。天在胸中。如太倉一粒。然後可以語通達之識。

（一三）無以小事動聲色。褻大人之體。

（一四）海投以汚穢。投以瓦礫。無所不容。取其寶藏。取其生育。無所不與。廣博之量足以納。觸忤而不驚。富有之積足以供。采取而不竭。聖人者萬物之海也。

入政才

(一)深沉厚重。是第一等資質。磊落豪雄。是第二等資質。聰明才辯。是第三等資質。

(二)安重深沉。是第一美質。定天下之大難者。此人也。任天下之大事者。此人也。剛明果斷次之。

(三)蘊藉之士深沉。負荷之士宏重。斡旋之士圓通。康濟之士精敏。反是皆凡才也。卽聰明辯博無補焉。

(四)有憂世之實心。泣然淚下。有濟事之實才。施處輒宜。斯人也。我願爲曳履執鞭。若聚談紙上微言。不關國家治亂。爭走塵中衆轍。不知黎庶死生。卽品格有清濁。均與宇宙無補也。

(五)任有七難。繁任要提綱挈領。宜綜核之才。重任要審謀獨斷。宜鎮靜之才。急任要觀變會通。宜明敏之才。密任要藏機相可。宜周愼之才。獨任要担當執持。宜剛毅之才。兼任要任賢取善。宜博大之

才。雖任要內明外朗。宜駕馭之才。天之生人。各有偏長。國家之用人。備用衆長。然而投之所向。輒不濟事者。所用非所長。所長非所用也。

(六)從容而不後事。急遽而不失容。脫略而不疏忽。簡靜而不涼薄。眞率而不鄙俚。溫順而不脂韋。光明而不浮淺。沉靜而不陰險。嚴毅而不苛刻。周匝而不煩碎。變權而不詭詐。精明而不猜察。亦可以謂成人矣。

(七)圓融者，無詭隨之態。精細者，無苛察之心。方正者，無乖拂之失。沉默者，無陰險之術。誠篤者，無椎魯之累。光明者，無淺露之病。勁直者，無徑情之偏。執持者，無拘泥之迹。敏練者，無輕浮之狀。此是全才。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。此是善學。

(八)品第大臣。率有六等。上焉者。寬厚深沉。遠識見微。造福於無形。消禍於未然。無智名勇功。而天下陰受其賜。其次剛明任事。

慷慨敢言。愛國如家。憂時如病。而不免太露鋒鋩。得失相半。其次安靜逐時。動循故事。利不能興。害不能除。其次持祿養望。保身固寵。國家安危。略不介懷。其次貪功啓衅。怙寵張威。愎是徇情。撓亂國政。其次奸險凶淫。煽虐肆毒。賊傷善類。蠱惑君心。斷國家命脈。失四海之望。

（九）將事而能弭。當事而能救。既事而能挽。此之謂達權。此之謂才。未事而知其來。始事而要其終。定事而知其變。此之謂長慮。此之謂識。

（十）當繁迫事。使聾瞽人。値追逐時。騎病瘦馬。對昏殘燭。理爛亂絲。而能意念不躁。聲色不動。亦不後事者。其才器吾誠服之矣。

（一一）幹天下大事。非氣不濟。然氣欲藏不欲露。欲抑不欲揚。掀天揭地事業。不動聲色。不驚耳目。做得停停妥妥。此爲第一妙手。

（一二）天之生人。雖下愚亦有一竅之明。聽其自爲用而極致之。亦

有可觀。而不可謂之才。所謂才者。能爲人用。可圓可方。能陰能陽。而不以已用者也。以已用皆偏才也。

（一三）露才是君子大病痛。尤莫甚於飾才。露者不藏其所有也。飾者虛剽其所無也。

（一四）觀操存在利害時。觀精力在飢疲時。觀度量在喜怒時。觀存養在紛華時。觀鎮靜在震驚時。

（一五）怠惰時看工夫。脫略時看檢點。喜怒時看涵養。患難時看力量。

（一六）大事難事看擔當。逆境順境看襟度。臨喜臨怒看涵養。羣行羣止看見識。

（一七）功業之士。淸虛者以爲粗才。不知堯舜禹湯皐陶稷契。功業乎。淸虛乎。暖衣飽食。而工騷墨之事。話玄虛之理。謂勤政事者爲俗吏。謂農工商者爲鄙夫。此敝化之民也。堯舜之世無之。

（一八）極寬過厚。足恭曲謹之人。亂世可以保身。治世可以教俗。若草昧經綸。倉卒籌畫。荷天下之重。襄四海之難。永百世之休。旋乾轉坤。安民阜物。自有一等英雄豪傑。渠輩當東之高閣。棄此身操執之常。而以圓輭沽俗譽。忘國家遠大之患。而以寬厚市私恩。巧趨人所未見之利。善避人所未識之害。立身於百禍不侵之地。事成而我有功。事敗而我無咎。此智巧士也。國奚賴焉。

（一九）才猶兵也。用之弔民伐罪。則爲仁義之師。用之暴寡陵弱。則爲刼奪之盜。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。患不善用才耳。故惟有德者能用才。

（二〇）有美意。必須有良法乃可行。有良法。又須有良吏乃能成。良吏者。本眞實之心。有通變之才。厲明作之政者也。心眞則爲民懇至。終始如一。才通則因地宜民。不狃於法。明作則禁止令行。察奸釐弊。如是而民必受福。故天下好事。要做必須實做。虛者爲之。則

文具以擾人。不肯者爲之。則濟私以害政。不如不做。無損於益。

(一二一) 終日不歇口。無一句可議之言。高於緘默者百倍矣。

(一二二) 自家才德。自家明白的。才短德微。卽卑官薄祿。已爲難稱。若以踰涘分而觖望無窮。却是難爲了造物。孔孟終身不遇。又當如何。

(一二三) 神清人無忽語。機活人無癡事。

(一二四) 聖人不落氣質。賢人不渾厚便直方。便着了氣質色相。聖人不帶風土。賢人生燕趙。則慷慨。生吳越則寬柔。就染了風土氣習。

(一二五) 所貴乎剛者。貴其能勝己也。非以其能勝人也。子路不勝其好勇之私。是爲勇字所降伏。終不成剛者。聖門稱剛者誰。吾以爲恂恂之顏子。其次則魯鈍之曾子而已。

(一二六) 矯激之人。加卑庸一等。其害道均也。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。君子矯世俗。只到恰好處便止。矯枉只是求直。若過直

。則彼左枉而我右枉也。故聖賢之心如衡。處事與事低昂。分毫不得高下。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。然後爲不詭於道。

(一一七) 以激而發者。必以無激而變。此不自涵養中來。算不得有根本的學者。涵養中人。遇當爲之事。來得不迫。若懶若遲。持得甚堅。不移不歇。彼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。雖說不是義氣。畢竟到盡頭處不全美。

(一一八) 越是聰明人。越教誨不得。

(一一九) 小人只怕他有才。有才以濟之。流害無窮。君子只怕他無才。無才以行之。斯世何補。

(一二〇) 當多事之秋。用無才之君子。不如用有才之小人。

(一二一) 上才爲而不爲。中才只見有爲。下才一無所爲。

(一二二) 玄奇之疾。醫以平易。英發之疾。醫以深沉。闊大之疾。醫以充實。

九　政識

（一）明體全爲適用。明也者。明其所適也。不能適用。何貴明體。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。樹有根。自然千枝萬葉。水有泉。自然千流萬派。是故日用動靜。是小體用。幼學壯行。是大體用。有種講學人。不能施於有政。始知所明。不是適用之體。

（二）道者。天下古今公共之理。人人都有分的。道不自私。聖人不私道。而儒者每私之曰。聖人之道。言必循經。事必稽古。曰衛道。嗟夫。此千古之大防也。誰敢决之。然道無津涯。非聖人之言所能限。事有時勢。非聖人之制所能盡。後世苟有明者出。發聖人所未發。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。爲聖人所未有。而脗合聖人必爲之事。此固聖人之深幸。而拘儒之所大駭也。嗚呼。此可與通者道。漢唐以來。鮮若人矣。

（三）今人不如古人。只是無識無學。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纔正大。

論識見

緣中平。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。抵死與人爭是非。己自可笑。况將眼前聞見。自己聰明。翹然不肯下人。尤可笑也。

（四）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。是甚學識。甚氣度。甚作用。漢之粗淺。便著世俗。宋之局促。便落迂腐。如何是三代以前景象。

（五）尋行數墨。是頭巾見識。慎步矜趨。是裙釵見識。大刀闊斧。是丈夫見識。能圓能方。能大能小。是聖人見識。

（六）建天下之大事功者。全要眼界大。眼界大。則見識自別。

（七）士君子須有三代以前一副見識。然後可以進退古今・權衡法道。可以成濟世之業。可以建百世之功。

（八）識見議論。最怕小家子勢。

（九）有人情之識。有物理之識。有事體之識。有事勢之識。有事變之識。有精細之識。有闊大之識。此皆不可兼也。而事變之識爲難。闊大之識爲貴。

（十）胸中有箇見識。則不惑於紛雜之說。有一段道理。則不撓於鄙俗之見。詩云。非先民有程。匪大猷是經。惟邇言是爭。平生讀聖賢書。某事與之合。某事與之背。即知所適從。知所去取。否則口詩書而心衆人也。身儒衣冠而行鄙夫也。此士之稂莠也。

（一一）義命法此三者。君子之所以定身。而衆人之所以妄念者也。從妄念巧圖以幸其私。君子恥之。夫義不當爲。命不能爲。法不敢爲。雖欲強之。豈惟無獲。所喪多矣。即獲亦非福也。

（一二）治道只要有先王一點心。至於制度文物。不必一一復古。有好古者。將一切典章人物。都要反太古之初。而先王精意。全不理會。譬之刻木肖人。形貌絕似。無一些精神貫徹。依然是死底。故爲政不能因民隨時。以寓潛移默化之機。輒紛紛更變。驚世駭俗。紹先復古。此天下之拙夫愚子也。意念雖佳。一無可取。

（一三）事有知其當變。而不得不因者。善救之而已矣。人有知其當

遇。而不得不用者。善馭之而已矣。

(一四) 凡人初動一念是如此。及做出來却不是如此。事去回顧。又覺不是如此。只是識見不定。聖賢纔發一念。始終如一。卽有思索。不過周詳此一念耳。蓋聖賢有得於豫養。故安閒。衆人取辦於臨事。故眩惑。

(一五) 天下有兩可之事。非義精者不能擇。若到精處。畢竟祇有一可耳。

(一六) 智者不與命鬥。不與法鬥。不與理鬥。不與勢鬥。

(一七) 有當然。有自然。有偶然。君子盡其當然。聽其自然。而不惑於偶然。小人泥於偶然。拂其自然。而棄其當然。噫。偶然不可得。並其當然者失之。可哀也。

(一八) 道有箇當然。有箇自然。當然是屬人的。不問吉兇禍福。要向前幹去。自然是屬天的。任你躑躅咆哮。自勉強不來。舉世皆迷。

專在自然上錯用工夫。是謂替天忙。徒勞無益。卽將當然的全不去著意。是謂棄人道。成箇甚人。只把此二層看得眞。守得定。有多少受用處。

(一九)　平日讀書。惟有做官是展布時。將窮居所聞見。及生平所欲爲者。一一試嘗之。須是所理之政事。各得其宜。所治之人物。各得其所。纔是滿了本然底力量。

(二〇)　居官念頭有三用。念念用之君民。則爲吉士。念念用之套數。則爲俗吏。念念用之身家。則爲賊臣。

(二一)　天下之事。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。君子之建立。要其成而後見事功之濟否。奈庸人俗識。讒夫利口。君子纔一施設。輒生議論。或附會以誣其心。或造言以甚其過。是以志趣不堅。人言是恤者。輒灰心喪氣。竟不卒功。識見不眞。人言是聽者。輒罷君子之所爲。不使終事。嗚呼。大可憤心矣。古之大建立者。或利於千萬世。而

不利於一時。或利於千萬人。而不利於一人。或利於千萬事。而不利於一事。其有所費也似貪。其有所勞也似虐。其不避嫌也。易以招摘取議。及其成功。而心事如靑天白日矣。奈之何鑠金銷骨之口。奪未竟之施。誣不白之心哉。英雄豪傑。冷眼天下之事。袖手天下之敝。付之長嘆冷笑。任其腐潰決裂而不之理。玩日愒月。尸位素餐。而苟且目前。以全軀保妻子者。豈得已哉。蓋懼此也。

(一二二) 命本在天。君子之命在我。小人之命亦在我。君子以義處命。不以其道得之不處。命不足道也。小人以欲犯命。不可得而必欲得之。命不肯受也。但君子謂命在我。得天命之本然。小人謂命在我。幸氣數之或然。是以君子之心常泰。小人之心常勞。

(一二三) 理會得義命二字。自然不肯做低人。

(一二四)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。此心纔覺暢然。

○(一二五) 明禮義易。識時勢難。明禮義腐儒可能。識時勢非通儒不能

。

（一一六）或曰趨吉避凶。保身之道。曰。君父在難。正臣子死忠死孝之時。而趨吉避凶可乎。或曰。智者明禮義。識時勢。君毋乃專明於義理乎。曰。有可奈何時。正須審時因勢。時勢亦求之識見中。豈於讖緯陰陽家求之耶。或曰。氣數自然。亦強做不成。曰。君子所安者義理。故以氣數從義理。不以義理從氣數。富貴利達。則決之天。進退行藏。則決之己。或曰。到無奈何時何如。曰。這也看道理。病在膏肓。望之而走。扁鵲之道。當如是也。若屬纊頃刻。萬無一生。偶得良方。猶然忙走灌藥。孝子慈孫之道。當如是也。

（一一七）十分識見人。與九分者說。便不能恰。況愚智相去。不啻倍蓰。而一不當意。輒怒而棄之。則皋陶禹稷伊傅契周召。棄人多矣。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。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。因其微長而善用之也。

（一一八）人有畏更衣而寒。而忍一歲之凍。懼一鍼之痛。而甘必死之

痼者。一勞永逸。可與有識者道。

（二九）眩於千萬。舉世之大迷也。直指源頭。智者之獨見也。故病治一而千萬皆除。政理一而千萬皆舉矣。

（三〇）先天。理而已矣。後天。氣而已矣。天下。勢而已矣。人情。利而已矣。理一而氣勢利三者。勝負可知矣。

（三一）知費之爲省。善省者也。而以省爲省者愚。其費必倍。知勞之爲逸。善逸者也。而以逸爲逸者昏。其勞必多。知苦之爲樂。善樂者也。而以樂爲樂者癡。一苦不反。知通之爲塞。善塞者也。以塞爲塞者拙。一通必竭。

（三二）祿位名壽。康甯順適。子孫賢達。此天福。人之大權也。然嘗輕以與人。所最靳而不輕以予人者惟名。福壽禍淫之言。至名而始信。大聖得大名。其次得名。視德無分毫爽者。惡亦然。祿位壽康在一身。名在天下。祿位壽康在一時。名在萬世。其惡者備有百福。惡

名爲者。善者備嘗艱苦。善譽曰彰。桀紂幽厲之名。孝子慈孫。百世不能改。此固天道報應之微權也。天之以百福予人者。特有此耳。彼天下萬世之所以仰慕欽承。疾惡笑罵。其禍福固不小也。

（三三）俗氣入膏肓。扁鵲不能治。爲人胸中無分毫道理。而庸謭卑識。虛文濫套。認之極眞。而執之甚定。是人也。將欲救藥。知不可入。吾當戒之。

（三四）評品古人。必須胸中有一段道理。如權平衡直。然後能稱輕重。若執偏見曲識。昧於時。不知其勢。責其病。不察其心。未嘗身處其地。未嘗心籌其事。而曰某非也。某過也。是瞽指星。聾議樂。大可笑也。

（三五）一個俗念頭。一雙俗限目。一口俗說話。任教聰明才辯。可惜錯活一生。

（三六）人不自愛。則無所不爲。過於自愛。則一無所爲。自愛者先

占名實。利於國家。而迹不足以白其心則不爲。自愛者先占利。有利於天下國家。而有損於富貴利達則不爲。上之者卽不爲富貴利達。而有累於身家妻子則不爲。天下事。待其名利兩全而後爲之。則所爲無幾矣。

(三七)水一壅必決。水一決必涸。世道縱極。必有操切者出。出則不分賢愚。一番人愛其敝。嚴極必有長厚者出。出則不分賢愚。一番人受其福。此非獨人事。氣數固然也。故智者審勢相時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。而驟更以一切之法。昔有獵者入山。見騶虞以爲虎也。殺之。尋復悔。明日見虎以爲騶虞也。舍之。又復悔。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。亦若是矣。

(三八)有殺之爲仁。生之爲不仁者。有取之爲義。與之爲不義者。有卑之爲禮。尊之爲非禮者。有不知爲智。知之爲不智者。有違言爲信。踐言爲非信者。

（三九）以是非決行止。而以利害生悔心。見道不明甚矣。

（四〇）迷莫迷於明知。愚莫愚於用智。辱莫辱於求榮。小莫小於好大。

（四一）天下之禍。成於怠忽者居其半。成於激迫者居其半。惟聖賢能銷禍於未形。弭患於既著。夫是謂知微知彰。知微者，不動聲色。要在能察機。知彰者。不激怒濤。要在能審時。

（四二）一貴遂還家。門戶不如做官時。悄然不樂。曰。世態炎涼如是。人何以堪。余曰。君自炎涼。非獨世態之過也。平常淡素。是我本來事。熱鬧紛華。是我儻來事。君留戀富貴。以爲當然。厭惡貧賤。以爲遭際。何炎涼如之。而暇歎事情哉。

（四三）有國家者。要知眞祥瑞。眞正祥瑞者。致祥瑞之根本也。民安物阜。四海清平。和氣薰蒸。而祥瑞生焉。此至治之符也。至治已成。而徵應乃見者也。即無祥瑞。何害其爲至治哉。若世亂而祥瑞生

焉。則祥瑞乃災異耳。是故災祥無定名。治亂有定象。庭生桑穀。未必爲妖。殿生玉芝。未必爲瑞。盡吾自修之道而已。

（四四）言語者。聖人之糟粕也。聖人不可言之妙。非言語所能形容。漢宋以來。解經諸儒。泥文拘字。破碎牽合。失聖人天然自得之趣。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。不近人情。不合物理。使後世學者。無所適從。且其負一世之高名。係千古之重望。遂成百世不刊之典。後學者豈無千慮一得。發前聖之心傳。而救先儒之小失。然一下筆開喙。腐儒俗士。噬指而驚。掩口而笑。且曰。茲先儒之明訓也。安得妄議。噫。此誠信而好古之義也。泥傳離經。勉從強信。是先儒阿意曲從之子也。昔朱子將終。尚改誠意註說。使朱子先一年而卒。則誠意章必非精到之語。使天假朱子數年。所改豈止誠意章哉。

（四九）火不自知其熱。冰不自知其寒。鵬不自知其大。蟻不自知其小。相忘於所生也。

十 政友

（一）被桐以絲。其聲兩相借也。道不孤成。功不獨立。

（二）友道極關係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。人生德業成就。少朋友不得。君以法行。治我者也。父以恩行。不責善者也。兄弟怡怡。不欲以切偲傷愛。婦人主內事，不得相追隨規過。子雖敢爭。終有可避之嫌。至於對嚴師。則矜持收斂。而過無可見。在家庭。則狎暱親習。而正言不入。惟朋友者。朝夕相與，既不若師之進見。有時情禮無嫌。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。一德虧則友責之。一業廢則友責之。美則相與獎勸。非則相與匡救。日更月變。互感交摩。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。而入君子之域矣。是朋友者。四倫之所賴也。嗟夫。斯道之亡久矣。言語嬉媟。尊俎嫗煦。無論事之善惡。以順我者爲厚交。無論人之姦賢。以敬我者爲君子。躡足附耳。自謂知心。接膝拍肩。濫許刎頸。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。可哀也矣。是故物相反者相成。見

相左者相益。孔子取友。曰：直諒多聞。此三友者。皆與我不相附會也。故曰益。得三友難。能爲人三友更難。

（三） 古人之相與也。明目張膽。推心置腹。其未言也無先疑。其既言也無後慮。今人之相與也。小心屏息。藏意飾容。其未言也懷疑畏。其既言也觸禍機。安得心地光明之君子。而與之披情愫論肝膈也。哀者。

（四） 直友難得。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。佞人不少。而吾又接以喜謏之意態。嗚呼。欲不日入吾於惡也難矣。

（五） 君子當事。則中人皆爲君子。至此不爲君子。眞小人也。小人當事。則中人皆爲小人。至此不爲小人。眞君子也。

（六） 君子之交怕激。小人之交怕合。斯二者禍人之國。其罪均也。賢人君子。那一種人裏沒有。鄙夫小人。那一種人裏沒有。世俗都在那爵位上定人品。把那邪正却作第二著看。今有僕隷乞丐之人。特地

做忠孝節義之事。爲天地間立大綱常。我當北面師事之。環視達官貴人。似俛首居其下矣。論到此。那富貴利達。與忠孝節義比來。豈眞如泰山鴻毛哉。然則匹夫匹婦。未可輕。而下視寒儒。其自視亦不可渺然小也。故論勢分。雖抱關之吏。亦有所下。以申其尊。論性分。則堯舜與途人。可揖讓於一堂。談心談道。孰貴孰賤。孰尊孰卑。故天地間惟道貴。天地間人惟得道者貴。

(七)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。君子與君子共事。亦未必無敗。何者。意見不同也。今有仁者禮者義者智者信者五人焉。而共一事。互相濟而事無不成。五有主而事無不敗。仁者欲寬。義者欲嚴。禮者欲文。智者欲巧。信者欲直。事胡以成。此無他。自是之心勝。而相持之勢均也。歷觀往事。每有以意見相爭。至亡人家國。釀成禍變而不顧。君子之罪大矣哉。然則如何。曰。勢不可均。勢均則不相下。勢均則無忌憚。而行其胸臆。三軍之事。卒伍獻計。偏裨謀事。主將斷一。何意

見之敢爭。然則善天下之事。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。

（八）兩君子無爭。相讓故也。一君子一小人無爭。有容故也。爭者兩小人也。有識者。奈何自濟於小人哉。

（九）兩人相非。不破家不止。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。便是無邊受用。兩人自是。不反面稽脣不止。只溫語稱人一句好。便是無限懽忻。

（一〇）古人名望相近則相得。今人名望相近則相妒。

（十一）養定者。上交則恭而不迫。下交則泰而不忽。處親則愛而不狎。處疏則眞而不厭。

（一二）士君子之偶聚也。不言身心性命。則言天下國家。不言物理人情。則言風俗世道。不規目前過失。則問平生德業。傍花隨柳之間。吟風弄月之際。都無鄙俗媟嫚之談。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。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偸惰也。若一相逢。不是褻狎。便是亂講。此與僕隸下人何異。

（一三）無謂人唯唯。遂以爲是我也。無謂人默默。遂以爲服我也。無謂人煦煦。遂以爲愛我也。無謂人卑卑。遂以爲恭我也。

（一四）彰死友之過。此是第一不仁。生而攻之也。望其能改。彼及聞之也。尙能自辨。死而彰之也。何爲者。雖實過也。吾爲掩之。

（一五）兩物交必有聲。兩人交。必有爭。有聲兩剛之故也。兩柔則無聲。一柔一剛。亦無聲矣。有爭兩貪之故也。兩讓則無爭。一貪一讓。亦無爭矣。抑有進焉。一柔可以馴剛。一讓可以化貪。

（一六）貴善之道。不使其有我所無。不使其無我所有。此古人之所以貴友也。

（一七）陽稱其善。以悅彼之心。陰養其惡。以快己之意。此友道之大戮也。

（一八）兩悔無不釋之怨。兩求無不合之交。兩怒無不成之禍。

十一 政害

(一) 積威與積恩。二者皆禍也。積威之禍可救。積恩之禍難救。積威之後。寬一分則安。恩一分則悅。積恩之後。止而不加。則以爲薄。纔減毫髮。則以爲怨。恩極則窮。窮則難繼。愛極則縱。縱則難堪。不可繼則不進。其勢必退。故威退爲福。恩退爲禍。恩進爲福。威進爲禍。聖人非靳恩也。懼禍也。溼薪之解也易。燥薪之束也難。聖人之靳恩也。其愛人無已之至情。調濟人情之微權也。

(二) 正直人植綱常。扶世道。忠厚人養和平。培根本。然而激天下之禍者。正直之過。養天下之禍者。忠厚之過也。

(三) 姑息之禍。甚於威嚴。此不可與長厚者道。

(四) 動大衆。齊萬民。要主之以慈愛。而行之以威嚴。故曰威克厥愛。又曰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若姑息寬緩。煦煦沾沾。便是婦人之仁。一些事濟不得。

（五）賞及淫人。則善者不以賞爲榮。罰及善人。則惡者不以罰爲辱。是故君子不輕施恩。施恩則勸。不輕動罰。動罰必懲。

（六）居上之患。莫大於賞無功。赦有罪。尤莫大於有功不賞。而罰及無罪。是故王者任功罪。不任喜怒。任是非。不任毀譽。所以平天下之情。而防其變也。

（七）在上者愼無名之賞。衆皆藉口以希恩。久遂相沿爲故事。故君子惡苟恩。苟恩之人。顧一時。市小惠。徇無厭者之情。而財用之賊也。

（八）古之聖王。不盡人之情。故下之忠愛常有餘。後世不然。平日君民相與。僅足以存體面。而無可感之恩。甚或拂其心而懷待逞之志。至於趨大事。犯大難。皆出於分之不得已。以不得已之心。供所不欲之役。雖臨時固結。猶恐不親。而上之誅求責望。尤復太過。故其空名積勢。不足以鎭服人心。而庇其身國。嗚呼。民無自然之感。

而徒迫於不得不然之勢。君無油然之愛。而徒刼以不敢不然之威。殆哉。

（九）治道之衰。起於文法之盛。弊蠹之滋。始於簿書之繁。彼所謂文法簿書者。不但經生黯首。懵不見聞。即有司專責。亦未嘗檢閱校勘。何者。千宗百架。鼠蠹雨浥。或一事反復異同。或一時互有可否。後欲遵守。何所適從。祗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。其實與事體無裨。弊蠹無損也。嗚呼。百家之言不火。而道終不明。後世之文法不省。而世終不治。

（一〇）言語之惡。莫大於造誣。行動之惡。莫大於苛刻。心術之惡，莫大於深險。

（一一）仕途上只應酬無益。人事工夫占了八分。更有甚精力時候。修正經職業。我嘗自喜行三種方便。甚於彼我有益。不面謁人。省其疲於應接。不輕寄書。省其困於裁答。不乞求人看顧。省其難於區處

。

（一二）古人事業精專。志向果確。一到手便做。孔子治魯三月。而教化大行。今世居官。奔走奉承。簿書期會。不緊要底虛文。先占了大半工夫。況平日又無修政立事之心。急君愛民之志。蹉跎因循。但以浮泛之精神。了目前之俗事。即有志者。亦不過將正經職業。帶修一二足矣。誰始此風。誰盛此風。誰當責任。而不易此風。此三人之罪。不止於罷黜矣。

（一三）做上官底。只是要尊重。迎送欲遠。稱呼欲尊。拜跪欲恭。供具欲麗。酒席欲豐。騶從欲都。伺候欲謹。行部所至。萬人負累。千家愁苦。即使於地方有益。蒼生所損已多。及問其職業。舉是譽文濫套。縱虎狼之吏胥。騷擾傳郵。重瑣尾之文移。督繩郡縣。括奇異之貨賂。交結要津。習圓軟之容辭。網羅聲譽。至生民疾苦。若聾瞽然。豈不驟貴躐遷。然而顯負君恩。陰觸天怒。吾黨恥之。

(二十四)人喜奉承是個愚蠢。彼之甘言卑辭。隆禮過情。冀得其所欲。而免其可罪也。而我喜之感之。遂其不當得之欲。而免其不可已之罪。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。以自犯於雖舉易覺之小失。是奉承人者智焉。而喜奉承者癡獃也。此居要路者之大戒也。雖然。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。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可。果君子也。彼未嘗不以此看人品也。

(二十五)以林臯安樂懶散心做官。未有不荒怠者。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。未有不貪鄙者。

(二十六)己無才而不讓能。甚則害之。己爲惡而惡人之爲善。甚則誣之。己貧賤而惡人之富貴。甚則傾之。此三妬者。人之大戮也。

(二十七)藏莫大之害。而以小利中其意。藏莫大之利。而以小害疑其心。此愚者之所必墮。而智者之所獨覺也。

(二十八)知識心之孽也。才能身之妖也。貴寵家之禍也。富足子孫之

殃也。

（一九）腐儒之迂說。曲士之拘談。俗子之庸識。躁人之淺見。諓諓之巽言。憸夫之邪話。皆事之賊也。謀斷家之所忌也。

（二〇）巧者氣化之賊也。萬物之禍也。心術之蠹也。財用之災也。君子不貴焉。

（二一）私恩煦惑。仁之賊也。直往輕擔。義之賊也。足恭僞態。禮之賊也。苛察歧疑。智之賊也。苟約固信。守之賊也。此五賊者。破道亂正。聖人斥之。後世儒者。往往稱之以訓世。無識也歟。

（二二）愼言之地。惟家庭爲要。應愼言之人。惟妻子僕隸爲要。此理亂之由。而福禍之本也。人往往忽之。悲夫。

（二三）天地間之禍人者莫如多。令人易多者莫如美。美味令人多食。美色令人多欲。美聲令人多聽。美物令人多貪。美官令人多求。美室令人多居。美田令人多置。美寢令人多逸。美言令人多入。美事令

人多戀。美景令人多留。美趣令人多思。皆禍媒也。不美者不令人多。不多則不令人敗。予有一室。曰：遠美軒。而匾其中曰。冷淡。非不愛美。懼禍之及也。夫魚見餌。不見鈎。虎見羊。不見阱。猩猩見酒不見人。非不見也。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。此心一冷。則熱鬧之景不能入。一淡。則艷冶之物不能動。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轗軻之爲祥。則可與言道矣。

(一一四) 美生愛。愛生狎。狎生玩。玩生驕。驕生悍。悍生死。

(一一五) 喜殺人是泰。愁殺人也是泰。泰之人昏惰多肆。泰之事廢隳寬罷。泰之風紛華驕蹇。泰之前。如水之上篙。泰之世。如高竿之頂。泰之後。如下坡之車。故否可以致泰。泰必至於否。故聖人憂泰。不憂否。否易振。泰難持。

(一一六) 士鮮衣美食。浮談怪說。玩日愒時。而以農工爲村鄙。女傅粉簪花。冶容妖態。袖手樂遊。而以勤儉爲羞辱。官盛從豐供。繁文

縟節。彝逐世態。而以教養爲迂腐。世道可謂傷心矣。

(一七) 理聖人之口易。理衆人之口難。聖人之口。易爲衆人。衆人之口。難爲聖人。豈直當時之毀譽。即千古英雄豪傑之士。節義正直之人。一入議論之家。彼藏此否。各騁偏執。互爲雌黃。譬之舞文吏出入人罪。惟其所欲。求其有大公至正之見。死者復生。而懾服者幾人。是生者肆口。而死者含冤也。噫。使臧否人物者。而出於無聞之士。猶昔人之幸也。彼擅著作之名。號爲一世人傑。而言之不愼。則是獄成於廷尉。就死而莫之辨也。不仁莫大焉。是故君子之論人。與其刻也甯恕。

(一八) 自古聖賢。孜孜汲汲。惕厲憂勤。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己任。以檢身約己爲先圖。自有知以至於蓋棺。倘有未畢之性分。不了之心緣。乃西晉王衍輩一出。視身爲懶散之物。百不經心。放蕩於禮法之外。一無所啟。以浮談玄語。爲得聖之清。以滅禮廢教。爲得道之本

。以浪遊於山水之間爲高人。以銜盃糟麴之林爲達士。人廢職業。家尚虛無。不止亡晉。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。養惰慢傲肆之風。以至於今。推原亂本。禍開端於莊列。而釀惡於巢由。

（一一九）巢父許由。世間要此等人作甚。荷蕢、晨門、長沮、桀溺、知世間已不可爲。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。巢由一派。有許多人皆汚濁堯舜。噉吐皋夔。自謂曠古高人。而不知不仕無義。潔一身以病天下。吾道之罪人也。且世無巢許。不害其爲唐虞。無堯舜皋夔。巢許枕流安頓處。誰成就你箇高人。

（一二〇）以激爲直。以淺爲誠。皆賢者之過。

（一二一）一切人爲惡。猶可救也。惟讀書人不可爲惡。讀書人爲惡。更無救化之人矣。一切人犯法。猶可言也。做官人不能犯法。做官人犯法。更無禁治人矣。

（一二二）名實如形影。無實之名。造物所忌。而矯僞者貪之。闇修者

避之。

(三三三) 古者鄉有縉紳。家邦受其庇蔭。士民視爲準繩。今也鄉有縉紳。增家邦陵奪勞費之憂。開市民奢靡浮薄之俗。然則鄉有縉紳。鄉之殃也。風教之蠹也。吾黨可自愧自恨矣。

(三三四) 士大夫居鄉。無論大有裨益。只不違禁出息。倚勢侵陵。受賄囑託。討占夫役。無此四惡。也還算一分人。或曰。家計蕭條。安得不治生。曰治生有道。如此而後治生。無勢可藉者死乎。或曰。親族有事。安得不申理。曰官自有法有訟。必藉請謁。無力可通者死乎。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。安用寡廉鮮恥若是。

(三三五) 盜莫大於瞞心昧己。而竊劫次之。

(三三六) 民情不可使不便。不可使甚便。不便則壅閼而不通。甚者令之不行。必潰決而不可收拾。甚便則縱肆而不檢。甚者法不能制。必放溢而不敢約束。故聖人同其好惡。以體其必至之情。納之禮法。以

防其不可長之漸。故能相安相習。而不至於爲亂。

(三七) 服砒霜巴豆者。豈不得腸胃一時之快。而留毒五臟。以賊元氣。病者暗受而不知也。養虎以除豺狼。豺狼盡而虎將何食哉。主入亦可寒心矣。是故梁冀去而五候來。宦官滅而董卓起。

(三八) 其惡「惡」不嚴者。必有「惡」於己者也。其好「善」不亟者。必無「善」於己。仁人之好「善」也。不啻口出。其惡「惡」也。摒諸四夷。不與同中國。孟子曰。「無羞惡之心非人也」。則惡「惡」亦君子所不免者。但恐爲己私作惡。在他人非可惡耳。若民之所惡而不惡。謂爲民之父母可乎。

仕學正則

卷中學養

一 養心

（一）心平氣和。此四字非涵養不能。做工夫只在定火。火定則百物皆照。萬事得理。水明而火昏。靜屬水。動屬火。故病人動火。則躁狂越。及其甦定。渾不能記。甦定者。水澄而火息也。故人非火不生。非火不死。非火不濟。非火不敗。惟君子善處火。故身安而德滋。

（二）士君子要養心氣。心氣一衰。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。君子洗得此心淨。則兩間不見一塵。充得此心盡。則兩間不見一礙。養得此心定。則兩間不見一怖。持得此心堅。則兩間不見一難。

（三）種豆其苗必豆。種瓜其苗必瓜。未有所存如是。而所發不如是者。心本人欲。而事欲天理。心本邪曲。而言欲正直。其將能乎。是

以君子愼其所存。所存是。種種皆是。所存非。種種皆非。未有分毫爽者。

（四）心要虛。無一點渣滓。心要實。無一毫欠缺。

（五）和氣平心。發出來如春風拂弱柳。細雨潤新苗。何等舒泰。何等感通。疾風迅雷。暴雨酷霜。傷損必多。或者。不似無骨力乎。余曰。譬之玉。堅剛未嘗不堅剛。溫潤未嘗不溫潤。余嚴毅多。和平少。近悟得此。

（六）心要實。又要虛。無物之謂虛。無妄之謂實。惟虛故實。惟實故虛。心要小。又要大。大其心。能體天下之物。小其心。不僨天下之事。

（七）良知何處來。生于良心。良心何處來。生于天命

（八）大其心容天下之物。虛其心受天下之善。平其心論天下之事。潛其心觀天下之勢。定其心應天下之變。

（九）氣質之病小。心術之病大。

（一〇）心放不放。要在邪正上說。不在出入上說。如高臥山林。游心廊廟。身處衰世。夢想唐虞。游子思親。貞婦懷夫。這是個放心否。若不論邪正。只較出入。卻是禪定之學。

（一一）不怕在朝市無泉石心、只怕歸泉石時動朝市心。

（一二）把意念沉潛得下。何理不可得。把志氣奮發得起。何事不可做。今之學者。將個浮躁心觀理。將個委靡心臨事。只糊塗過了一生。

（一三）一念收斂。則萬善來同。一念放恣。則百邪乘釁。

（一四）天地間眞滋味。惟靜者能嘗得出。天地間眞機括。惟靜者能看得透。天地間眞情景。惟靜者能題得破。作熱鬧人。說孟浪語。豈無一得。皆偶合也。

（一五）欲理會七尺。先理會方寸。欲理會六合。先理會一腔。靜者生門。躁者死戶。

(一六)沉靜。非緘默之謂也。意淵涵而態閒正。此謂眞沉靜。雖終日語言。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。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。不害其爲沉靜。神定故也。一有飛揚動擾之意。雖端坐終日。寂無一語。而色貌自浮。或意雖不飛揚。動擾而昏昏欲睡。皆不得謂沉靜。眞沉靜的。自是惺惺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。

(一七)以虛養心。以德養身。以善養人。以仁養天下萬物。以道養萬世。養之義大矣哉。

(一八)靜定後。看自家是一箇甚麼人。

(一九)人只是心不放肆。便無過差。只是心不怠忽。便無遺忘。

(二〇)防欲如挽逆水之舟。纔歇力便下流。力善如緣無枝之樹。纔住脚。便下墜。是以君子之心。無時而不敬畏也。

(二一)學者多忻喜心。便不是凝道之器。

(二二)心一鬆散。萬事不可收拾。心一疏忽。萬事不可入耳目。心

一執著。萬事不得自然。

（一三）語丟。繼欲忘身。忘之一字。最宜體玩。昏不省記謂之忘。欲迷不悟。情勝而不顧也。夜氣清明時。都一一分曉。著迷處便思不起。沉溺者。可以驚言回首矣。

（一四）不見可欲時。人人都是君子。一見可欲。不是滑了脚根。便是攙動念頭。老子曰。不見可欲。其心不亂。此是閉目塞耳之學。一觸耳目來。便了不得。今欲與諸君在可欲上做工夫。淫聲美色滿前。但如鑑照物。見在妍媸。不侵鏡光。過去妍媸。不留鏡裏。何嫌於坐懷。何事於閉門。推之可怖、可驚、可怒、可惑、可憂、可恨、之事。無不皆然。到此纔是工夫。纔見手段。把持則爲賢者。兩忘則爲聖人。余嘗有詩去。百尺竿頭著脚。千層浪裏翻身。箇中如履平地。此是誰何道人。

（一五）人欲之動。初念最熾。須要遲遲。就做便差了。天理之動。

初念最勇。須要就做。遲遲便歇了。

(二二六)平居時有心訒言。還容易。何也。有意收斂故耳。只是當喜怒愛憎時。發當其可。無一厭人語。纔見涵養。

(二二七)學者視人欲如讎寇。不患無攻治之力。祗緣一向姑息他如驕子。所以養成猖獗之勢。無可奈何。故曰。識不早。力不易也。制人欲在初發時。極易勦捕。到那橫流時。須要奮萬夫莫當之勇。纔得濟事。

(二二八)少年之情。欲收歛。不欲豪暢。可以謹德。老人之情。欲豪暢。不欲鬱閼。可以養生。

(二二九)心要常操。身要常勞。心愈操愈精。身愈勞愈健。但自不可過耳。

(二三〇)儒戒聲、色、貨、利。釋戒聲、色、香、味。道戒酒、色、財、氣。總歸之無欲。此三氏所同也。儒衣儒冠而多欲。怎笑得釋道。

(二三一)不能長進。只爲昏弱兩字所苦。昏宜靜以澄神。神定則漸精

明。弱宜奮以養氣。氣壯則漸強健。

（三二）猥繁拂逆。生厭惡心。奮甯耐之力。柔豔芳穠。生沾惹心。奮跳脫之力。推挽衝突。生隨逐心。奮執持之力。長途末路。生衰歇心。奮鼓舞之力。急遽疲勞。生苟且心。奮敬愼之力。

（三三）世之人。何嘗不用心。都只將此心用錯了。故學者要知所用心。用於正而不用於邪。用於要而不用於雜。用於大而不用於小。

（三四）只有一毫粗疏處。便認理不眞。所以說惟精。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。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。所以說惟一。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。

（三五）胸中只擺脫一戀字。便十分爽淨。十分自在。人生最苦處。只是此心沾泥帶水。明是知得。不能斷割耳。

（三六）盜只是欺人。此心有一毫欺人。一事欺人。一語欺人。人雖不知。即未發覺之盜也。言如是而行欺之。是行者。言之盜也。心如是而口欺之。是口者。心之盜也。纔發一個眞實心。驟發一個僞妄心

心。是心者心之盜也。諺云。瞞心昧己。有味哉。其言之矣。欺世盜名其過甚。瞞心昧己其過深。

（三七）心貴信。則迹者士直也。何煩言語。相疑。則迹者媒孽也。益生猜貳。故君子心不足自明。避嫌反成自誣者。相疑之故也。心一而迹萬。故君子治心不修迹。

（三八）暮夜無知四字。百惡之總根也。人之罪莫大于欺。欺者利其無知也。大姦大盜。皆自無知之心充之。天下大惡。只有二種。欺無知。不畏有知。欺無知。還是有忌憚心。此誠偽關。不畏有知。是個無忌憚心。此死生關。猶知有畏。良心尚未死也。

（三九）吾輩終日念頭。離不得四個字。曰得、失、毀、譽。其為善也。先動個得與譽之念頭。其不敢為惡也。先動個失與毀之念頭。總是偽心、欲心。與聖人天地懸隔。聖人發出善念。如飢者之必食。渴者之必飲。其必不為不善。如烈火之不入。深淵之不投。任其自然而

三 處事

（一） 處大事只消得安詳二字。雖兵貴神速。也須從此二字做出。安詳非遲緩之謂也。從容詳審。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。

（二） 做天下好事。既度德量力。又審勢擇人。專欲難成。衆怒難犯。此八字者。不獨妄動。人宜慎之。雖以至公無私之心。作正大光明之事。亦須調濟人情。發明事理。俾大家信從。然後動有成。事可久。盤庚遷殷。武王伐紂。三令五申。猶恐弗從。蓋恆情多闇於遠識。小人不便於己私。雖有良法。胡成胡久。

（三） 閒暇時留心不成。倉卒時措手不及。胡亂支吾。任其成敗。或悔或不悔。事過後。依然如昨。世之人如此者。百人而百也。凡事豫則立。此五字極當理會。

（四） 五月繅絲。正爲寒時用。八月績麻。正爲暑時用。平日涵養。正爲臨時用。

（五）實見得是時。便當斬釘截鐵。脫然爽潔。做成一件事。不可拖泥帶水。靠壁倚墻。

（六）事到手。且莫急。便要緩緩想。想得時。切莫緩。便要急急行。

（七）實處著脚。穩處下手。

（八）居官只一個快性。自家討了多少便宜。左右省了多少負累。百姓省了多少勞費。

（九）世間事各有恰好處。愼一分者得一分。忽一分者失一分。全愼全得。全忽全失。小事多忽。忽小則失大。易事多忽。忽易則失難。存心君子。自得之體念中耳。

（一〇）不怕千日密。只愁一日疏。

（一一）定靜安慮得。此五字時時有。事事有。離了此五字。便是孟浪做。

(一二)某應酬時。有一大病痛。每於事前疏忽。事後檢點。檢點後輒悔吝。閒時慵懶。忙時急迫。急後輒差錯。或曰。此失先後者耳。如把檢點心放在事前。省得檢點。又省得悔吝。肯把急迫心放在閒時。省得差錯。又省得牽掛。大抵我輩不是事累心。乃是心累心。一謹之不能。而謹無益之謹。一勤之不能。而勤無及之勤。於此心倍苦。而於事反不詳焉。昏懦甚矣。書此以自誡。

(一三)處天下事。前面常長出一分。此之謂豫。後而常餘出一分。此之謂裕。如此則事無不濟。而心有餘樂。若扣分數做去。必有後悔。處人亦然。施在我有餘之恩。則可以廣德。留在人不盡之情。則可以全好。

(一四)事必要其所終。慮必防其所至。若見眼前快意便了。此最無識。故事有當怒。而君子不怒。當喜而君子不喜。當爲而君子不爲。當已而君子不已。衆人知其一。君子知其他也。

（一五）果決人似忙。心中常有餘閒。因循人似閒。心中常有餘累。君子應事接物。常贏得心中有從容餘閒。暇時便好。若應酬時勞擾。不應酬時常牽掛。極是吃累的。

（一六）撼大摧堅。要徐徐下手。久久見功。默默留意。攘臂極力。一犯手自家先敗。

（一七）天下事只怕認不眞。故依違觀望。看人言爲行止。認得眞時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。更那管一國非之。天下非之。若作事先怕人議論。做到中間。一被誹謗。消然中止。這不止無定力。且事無定見。民各有心。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。民心至愚。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。是以作事。君子要見事後功業。休恤事前議論。事後衆論自息。即萬一不成。而我所爲者。合下便是當爲也。論不得成敗。

（一八）昧者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見其所見。而不能見其所不見。故於事鮮克有濟。惟智者能柔能剛。能圓能方。能存能亡。能顯能藏。

舉世懼且疑。而彼確然爲之。卒如所料者。見先定也。

（一九）事不問大家行不行。舊規有不有。只看義上協不協。勢不在我。而於義無害。且須勉從。若有害於義。即有主之者。吾不敢從也。

（二〇）當急遽冗雜時。只不動火。則神有餘而不勞。事從容而就理。一動火種種都不濟。

（二一）事事只在道理上商量。便是眞體認。

（二二）有涵養人。心思極細。雖應倉卒。而胸中依然暇豫。自無粗疏之病。心粗便是學不濟處。

（二三）天下之患。莫大於苟可以。養頹靡不復振之習。成亟重不可反之勢。皆苟可以三字爲之也。是以聖人之治身也。勤厲不息。其治民也。鼓舞不倦。不以無事廢常規。不以無害忽小失。非多事。非好勞也。誠知天下之事。謹未然之憂者。尙多或然之悔。懷太過之念者

•猶貽不及之慮。競慎始之圖者。不免怠終之患故也。

（二一四）分明不動聲色。濟之有餘。卻露許多痕跡。費許多張皇。最是拙工。

（二一五）使氣最害事。使心最害理。君子臨事。心平易氣。

（二一六）事出於意外。雖智者亦窮。不可以苛責也。

（二一七）纔下手。便想到究竟處。

（二一八）事不關係都歇過。到關係時悔之何及。事幸不敗都饒過。到敗事時懲之何益。是以君子不忽小。防其敗也。不恕敗。防其再也。

（二一九）不怕炊不熟。只怕斷了火。火不斷時。鍊金煑砂。可使爲水作泥。而今冷灶清鍋。卻恁空忙作甚。

（三〇）覓物者苦求而不得。或視之而不見。他日無事於覓也。乃得之。非物有趨避。目眩於急求也。天下之事。每得於從容。而失之急迫。

(三一) 鎖鑰各有合。合則開。不合則不開。亦有合而不開者。必有所以合而不開之故也。亦有終日開。偶然抵死不開。必有所以偶然不開之故也。萬事必有故。應萬事必求其故。

(三二) 毫釐之輕。斤鈞之所藉以爲重者也。合勺之微。斛斗之所賴以爲多者也。分寸之短。丈尺之所需以爲長者也。

四　立法

(一) 法立而一弊生。誠是。然因弊生而不立法。未見其爲是也。夫立法以禁弊。猶爲防以止水也。隄薄土疏。而乘隙決潰。誠有之矣。未有因決而止防者。無弊之法。雖堯舜不能。生弊之法。亦立法者之拙也。故聖人不苟立法。不懲小弊。而廢良法。不爲一時之弊。而廢可久之法。

(二) 法有九利。不能必其無一害。法有始利。不能必其不終弊。嫉才妒能之人。惰身利口之士。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。謀國不切。而慮禍不深者。從而附和之。不曰天下本無事。安常襲故何妨。則曰：時勢本難爲。好動喜事何益。至大壞極弊。瓦解土崩。而後付之天命焉。嗚呼。國家養士何爲哉。士君子委質何爲哉。儒者以宇宙爲分內何爲哉。

(三) 新法非十有益於前。百無慮於後。不可立也。舊法非於事萬無

益。於理大有害。不可更也。要在文者實之。偏者救之。弊者補之。流者反之。怠廢者申明而振作之。此治體調停之中策。百世可循者也。

（四）法之立也。體其必至之情。寬以自生之路。而後繩其踰法之私。則上有直色。而下無心言。今也小官之俸。不足供饔飧。偶反常例。而輒以貪法罷之。是小官終不可設也。

（五）法者御世宰物之神器。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。人臣爲天下萬世而守之。非我物也。我何敢私。今也不然。人藉之以濟私。請託公行。我借以市恩。聽從如響。而辯言亂政之徒。又借口曰長厚。曰慈仁。曰報德。曰崇尊。夫長厚慈仁。當施之於法之所不犯。報德崇尊。當求諸己之所得爲。奈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。申己私哉。此宦途之首戒也。

（六）禮繁則難行。卒成廢閣之書。法繁則易犯。益甚決裂之罪。

（七）法多則遁情愈多。譬之逃者入千人之羣。則不可覓。入三人之羣。則不可藏矣。

（八）因偶然之事。立不變之法。懲一夫之失。苦天下之人。法莫不良於此矣。

（九）凡居官爲前人者。無干譽矯情。立一切不可常之法。以難後人。爲後人者。無矜能露迹。爲一朝即改革之政。以苛前人。此不惟不近人情。政體自不宜爾。若惡政弊規。不妨改圖。只是渾厚便好。

（一〇）爲政者貴因時。事在當因。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。事在當革。不爲後人長不救之禍。

（一一）興利無太急。要左視右盼。革弊無太驟。要長顧却慮。

（一二）禮之有次第也。猶堂之有階。使人不得驟僭也。故等級不妨於太煩。階有級。雖急足者不得闊步。禮有等。雖倨傲者不敢陵節。

五　司法

(一) 王法上承天道。下順民情。要箇大中至正。不容有一毫偏輕之制。行法者。要箇大公無我。不容有一毫故出故入之心。則是天也。君臣以天行法。而後下民以天相安。

(二) 法者一也。法曹者。執此一也。以貧富貴賤二之。則非法矣。或曰。親貴難與疏賤同法。曰。是也。八議已別之矣。八議所不別。而亦二之。將何說之辭。夫執天子之法。而顧忘己之爵祿。以徇高明。以虐煢獨。如國法天道何。裂綱壞紀。擁善長惡。國必病焉。

(三) 法至於平盡矣。君子又加以恕。乃知平者。聖人之公也。恕者。聖人之仁也。彼不平者加之以深。不恕者加之以刻。其傷天地之和多矣。

(四) 六合都是情世界。惟朝堂官府爲法世界。若也只循情。世間更無處覓公道。

（五）徇情而不廢法。執法而不病情。居官之妙悟也。聖人未嘗不履正奉公。至其接人處事。大段通融渾厚。是以法紀不失。而人亦不怨。何者。無躁急之心。而不狃一切之術也。

（六）與其殺不辜。甯失不經。此舜時獄也。以舜之聖。皋陶之明。聽比屋可封之民。當淳樸未散之世。宜無不得其情者。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。則知五聽之法。不足以盡民。而疑獄難決。自古有之。故聖人甯不明也。而不忍不仁。今人決獄。輒恥不明。而以臆度之見。偏主之心殺人。大可恨也。夫天道好生。鬼神有知。奈何爲此。故甯錯生了人。休錯殺了人。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。司法者愼之。

（七）防奸之法。畢竟疏於作奸之人。彼作奸者拙。則作僞以逃防。巧則就法以生弊。不但不能去害。而反益其害。彼作者一而防者一耳。又輕其罪以爲未犯者勸。法奈何得行。故行法不嚴。不如無法。

（八）赦何為者。以為冤耶。當罪不明之有司。以為不冤耶。當報無辜之死恨。聖王有大慶。雖枯骨罔不蒙恩。今傷者傷矣。死者死矣。含憤鬱鬱。莫不欲讎我者。速罹於法。以快我心。而乃赦之。是何仁於有罪。而不仁於無辜也。將殘賊幸赦而屢逞。良善聞赦而傷心。非聖王之政也。故聖王眚災宥過。不待慶時。其刑赦也。不論慶時。夫是之謂大公至正之道。

六　攷選

(一) 一代人才。自足以成一代之治。既作養無術。而又用之者非其人。無怪其萬事不理也。

(二) 操進退用要之權者。要知大體。若專以小知觀人。則卓犖奇偉之士。都在所遺。何者。敦大節者。不爲細謹。有遠略者。或無小才。肩鉅任者。或無捷識。而聰明才辯。敏給圓通之士。節文習熟。聞見廣洽之人。類不能裨緩急之用。嗟夫。難言之矣。

(三) 治病要擇良醫。安民要擇良吏。良吏不患無人。在選擇有法。而激勸有道耳。

(四) 無治人。則良法美意。反以殃民。有治人。則弊習陋規。皆成善政。故有文武之政。須待文武之君臣。

(五) 古今士率有三品。上士不好名。中士好名。下士不知好民。

(六) 上士重道德。中士重功名。下士重詞章。斗筲之人重富貴。

（七）人流品格。以君子小人定之。大率有九等。有君子中君子。才全德備。無往不宜者也。有君子。優於德而短於才者也。有善人。恂雅溫樸。僅足自守。識見雖正。而不能自決。躬行雖力。而不能自保。有衆人。才德識見。俱無足取。與世浮沉。趨利避害。碌碌風塵中。無自表異。有小人。偏氣邪心。惟己私是殖。苟得所欲。亦不害物。有小人中小人。貪殘陰很。恣意所極。而才足以濟之。斂怨怙終。無所顧忌。外有似小人之君子。高峻奇絕。不就俗檢。然規模宏遠。小疵不足以病之。有似君子之小人。老詐濃文。善藏巧借。為天下之大惡。占天下之大名。事幸不敗。當時後世。皆為所欺。而竟不知者。有君子小人之間。行亦近正而偏。語亦近道而雜。學圓通便近於俗。尚古樸則入於腐。寬便姑息。嚴便猛鷙。是人也。有君子之心。有小人之過者也。每至害道。學者戒之。

（八）心術平易。制行誠直。言語疏爽。文章明達。其人必君子也。

心術微曖。制行詭祕。語言吞吐。文章晦澀。其人亦可知矣。

(九)　人之念頭。與氣血同爲消長。四十以前。是箇進心。識見未定。而敢於有爲。四十以後。是個定心。識見既定。而尚有個酌量。六十以後。是個退心。識見雖眞。而精力不振。未必人人皆無此。而此其大凡也。古者四十仕。六十七十致仕。蓋審之矣。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。厭厭若泉下之人者。亦有衰年狂躁。妄動喜事者。皆非常理。若乃以見事生風之少年爲任事。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爲老成。則誤矣。鄧禹沉毅。馬援矍鑠。古誠有之。豈多得哉。

(一〇)　古之論賢不肖者。不曰幽明。則曰枉直。則知光明洞達者爲賢。隱伏深險者爲不肖。眞率爽快者爲賢。斡旋折轉者爲不肖。故賢者如白日靑天。一見即知其心事。不肖者如深谷晦夜。窮年莫測其深淺。直者如疾矢急弦。更無一些回護。枉者如曲鈎盤繩。不知多少機關。故虞廷曰黜陟幽明。孔子曰：舉直錯諸枉。觀人者之用明。舍是

女之態。儇稚無市井之態。貪鄙無俗子之態。庸陋無蕩子之態。儇佻無優伶之態。滑稽無閭閻之態。村野無堂下人之態。局促無婢子之態。鬼諂無偵諜之態。詭闇無商賈之態衒售。

（七）作本色人。說根心語。幹近情事。

（八）仁厚刻薄。是修短關。行止語默。是禍福關。勤儉奢惰。是成敗關。飲食男女。是死生關。

（九）容貌要沉雅自然。只有一些浮淺之色。作僞之狀。便是少屋漏工夫。

（一〇）身要嚴重。意要安定。色要溫雅。氣要和平。語要簡切。心要慈祥。志要果毅。機要縝密。

（一一）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。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。語言以簡重眞切爲第一。

（一二）士君子只求四眞。眞心、眞口、眞耳、眞目。眞心無妄念。

眞口無雜言。眞耳無邪聞。眞目無錯識。

（一三）或問修己之道。曰：無鮮克有終。或問治人之道。曰：無忿疾於頑。

（一四）儉則約。約則百善俱興。侈則肆。肆則百惡俱縱。

（一五）古之人寬大。非直爲道理當如此。然煞有受用處。宏器度以養德也。省忿怒以養氣也。絕讎敵以遠禍也。

（一六）奮始怠終。修業之賊也。緩前急後。應事之賊也。躁心浮氣。蓄德之賊也。疾言厲色。處衆之賊也。

（一七）情欲不可使贏餘。故其取數也常少。曰謹言。曰愼行。曰約己。曰清心。曰節飲食。寡嗜慾。

（一八）冬者萬物之夜。所以待勞倦。養精神也。春生夏長秋成。而不培養之以冬。則萬物之滅久矣。是知大冬嚴寒。所以仁萬物也。愈嚴凝則愈收斂。愈收斂則愈精神。愈精神則生發之氣愈條暢。譬之人須

要安歇。今夜能熟睡。則明日必精神。故曰。冬者萬物之所以歸命也。

（一九）為宇宙完人甚難。自初生以至屬纊。徹頭徹尾。無些子破綻尤難。恐亙古以來。不多幾人。其餘都是半截人。前面破綻。後面修補。比之終年晚歲。纔得乾淨。成就了一箇好人。還天付本來面目。故曰湯武反之也。曰反。則未反之前。便有許多欠缺處。今人有過。便甘自棄。以為不可復入聖人境域。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。何害其為有過哉。只看歸來處成箇甚人。以前都饒得過。

（二〇）氣忌盛。心忌滿。才忌露。

（二一）人生大罪過。只在自是自私四字。

（二二）士君子作人不長進。只是不用心。不著力。其所以不用心不著力者。只是不愧不奮。能愧能奮。聖人可至。

（二三）難管的是任意。難防的是慣病。此處著力。便是穴上著針。癢處著手。

（一一四）夫禮非徒親人。乃君子之所以自愛也。非徒尊人。乃君子之所以敬身也。

（一一五）敬者。不苟之謂也。故反苟爲敬。

（一一六）古之人勤勵。今之人惰慢。勤勵故精明而德日修。惰慢故昏蔽而欲日肆。是以聖人貴憂勤而惕勵。

（一一七）進德莫如不苟。不苟先要耐煩。今人只爲有躁心。而不耐煩。故一切苟且。卒至破大防而不顧。棄大義而不爲。其始起於一念之私也。

（一一八）無涵養之功。一開口動身。便露出本象。說不得你有灼見眞知。無保養之實。遇外感內傷。依舊是病人。說不得你有眞傳口授。

（一一九）懶散二字。立身之賊也。千德萬業。日怠廢而無成。千罪萬惡。日橫恣而無制。此皆二字爲之。西晉讎禮法而樂豪放。病本在此。安肆日偸。安肆者。懶散之謂也。此聖賢之大戒也。甚麼降伏得此

二字。曰。勤愼。勤愼者。敬之謂也。

(三〇)物欲從氣質上來。只變化了氣質。更說甚物欲。

(三一)相在爾室。尙不愧於屋漏。此是千古嚴師。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此是千古嚴刑。

(三二)愼者之有餘。足以及人。不愼者之所積。不能保身。

(三三)少年大病。第一怕是氣高。

(三四)吾人終日最不可悠悠蕩蕩。作空軀殼。

(三五)愼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。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。這工夫便密了。

(三六)屋漏尙有十目千手。爲人上者。大廷廣衆之間。萬手千目之地。譬之懸日月以示人。分毫掩護不得。如之何弗愼。

(三七)稠衆中一言一動。大家環向視之。口雖不言。而自非之公自在。果善也。大家同萌敬愛之念。果不善也。大家同萌厭惡之念。雖

小言動。不可不謹。

(三八)　六經四書。君子之律令。小人犯法。原不曾讀法律。士君子讀聖賢書。而一一犯之。是又在小人之下矣。

(三九)　中高第。做美官。欲得足願。這不是了卻一生事。只是作人不端。或無善可稱。而分毫無補於世。則高第美官。反以益無謂之恥者也。而世顧以此自多。予不知其何心。

(四〇)　或問傲爲凶德。則謙爲吉德矣。曰、謙眞是吉。然謙不中禮。所損亦多。在上者爲非禮之謙。則亂名分。紊紀綱。久之法令不行。在下者爲非禮之謙。則取賤辱。喪氣節。久之廉恥掃地。君子接人未嘗不謹飭。持身未嘗不正大。有子曰。恭近於禮。遠恥辱也。孔子曰。恭而無禮則勞。又曰巧言令色。足恭。某亦恥之。曾子曰。脅肩諂笑。病於夏畦。君子無衆寡。無小大。無敢慢。何嘗貴傲哉。而其羞卑佞也又如此。可爲立身行己者之法戒。

（四一）吾輩終日不長進處。只是箇怨尤兩字。全不反己。聖賢學問。只是箇自責自盡。自責自盡道理。原無邊界。亦無盡頭。若完了自家分數。還要聽其在天在人。不敢怨尤。況自家舉動。又多鬼責人非底罪過。卻敢怨尤耶。以是知自責自盡的人。決不怨尤。怨尤的人。決不肯自責自盡。吾輩不可不自家一照看。纔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。只是我多慚負處。

（四二）千金之子。非一日而貧也。日朘月削。損於平日。而貧於一日。不咎其平日。而咎其一日。愚也。是故君子重小損。矜細行。防微敝。

（四三）修身以不護短為第一長進。人能不護短。則長進者至矣。

（四四）坐間皆談笑。而我色莊。坐間皆悲觀。而我色怡。此之謂乖戾。處己處人兩失之。

（四五）為人無負揚善者之心。無實稱惡者之口。亦可以語真修矣。

（四六）渾身都遮蓋得。惟有面目不得掩。面目者。心之證也。即有厚貌者。卒然難做預備。不覺心中事。都發在面上。是故君子無愧心。則無怍容。心中之達。達以此也。肺肝之視。視以此也。此修己者之所畏也。

（四七）只一箇俗念頭。錯做了一生人。只一雙俗眼睛。錯認了一生人。

（四八）避嫌者。尋嫌者也。自辯者。自誣者也。心事重門洞達。略不回邪。行事八窗玲瓏。毫無遮障。則見者服。聞者信。稍有不白之誣。將家家為吾稱寃。人人為吾證據矣。此之謂潔品。不自潔而人潔之。

（四九）余有賣書之友。既兩月矣。見而問之曰。近不聞僕有過否。友曰。子無過。余曰。此吾之大過也。何哉。拒諫自矜。而人不敢言。飾非掩惡。而人不能知。過有大於此者乎。使余即聖人也。則可。

余非聖人。而謂無過。余其大過哉。

（五〇）將好名兒都放在自己身上。將惡名兒都推在別人身上。此天下通情。不知此兩箇念頭。都攬個惡名在身。不如讓善引過。

（五一）露己之美者惡。分人之美者尤惡。而況專人之美。竊人之美乎。吾黨戒之。

（五二）稱人之善。我有一善。又何妬焉。稱人之惡。我有一惡。又何毀焉。

（五三）攻我之過者。未必皆無過之人也。苟求無過之人攻我。則身不得聞矣。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。彼有過無過。何暇計哉。

（五四）愈修愈覺不長。愈檢愈覺有非。何者。不留意作人。自家儘看得過。只日日留意向上。看得自家都是病痛。那有些好處。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。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。則中行矣。又有不自然不渾化著色吃力過失。走出這個邊境。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。故學者

以有一善自多。以寡一過自幸。皆無志者也。急行者只見道遠。而足不前。急芸者只見草多而鋤不利。

（五五）毀我之言可聞。毀我之人不必問也。使我有此事。彼雖不言。必有言之者。我聞之而改之。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。使我無此事耶。我雖不辯。必有辯之者。若聞而怒之。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。

（五六）學者事事要自責。愼無責人。人不可我議。自是我無量。我不可人意。自是我無能。時時自反。才總無不濟之理。

（五七）有過是一過。不肯認過。又是一過。一認則兩過都無。一不認則兩過都不免。彼強辯以飾非者。果何爲也。

（五八）常看得自家未必是。他人未必非。便有長進。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。吾身只是過多。更有長進。

（五九）與其喜聞人之過。不若喜聞己之過。與其樂道己之善。不如樂道人之善。

(六〇)過也人皆見之。乃是君子。今人無過可見。豈能賢於君子哉。緣只在文飾彌補上做工夫。費盡了無限巧回護。成就了一個眞小人。

(六一)無責人。自修之第一要道。能體人。養量之第一要法。

(六二)一日與友人論修身之道。友人曰。吾老矣。某曰。公無自棄。平日爲惡。即屬纊時幹一好事。不失爲改過之鬼。況一息尚存乎。

(六三)吉凶禍福。是天主張。毀譽予奪。是人主張。立身行己。是我主張。此三者不相奪也。

(六四)其有善而彰者。必其有惡而揜者也。君子不彰善以損德。不掩惡以長慝。

(六五)不患無人所共知之顯名。而患人有所不知之隱惡。顯名雖著遠邇。而隱惡獲罪神明。省躬者懼之。

(六六)蹈邪僻則肆志抗顏。略無所顧忌。由義禮。則羞頭愧面。若

無以自容。此愚不肖之慣態。而士君子之大恥也。

（六七）舉世囂競。不得相安。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耳。若把自家不是都認了。再替別人認一分。是清甯世界。兩忘言矣

（六八）背上有物。反顧千萬。轉而不可見也。遂謂人言不可信。若必待自見。則無見時矣。

四 保身

(一) 保身的是德義。害身的是才能。德義中之才能。嗚呼免矣。

(二)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。以屈局時心居廣大。則無往而不泰然。以淵谷視康莊。以疾病視強健。以不測視無事。則無往而不安穩。

(三) 福莫大於無禍。禍莫大於求福。

(四) 福莫美於安常。禍莫危於盛滿。天地間萬物萬事。未有盛滿而不衰者也。而盛滿各有分量。惟智者能知之。是故卮以一勺為盛滿。甕以數石為盛滿。有甕之容。而懷勺之懼。則慶有餘矣。

(五) 物忌全盛。事忌全美。人忌全名。是欠缺之體。聖賢無快足之心。而況瑣屑羣氓。不安淺薄之分。而欲滿其難厭之慾。豈不妄哉。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。持滿而思溢。不敢恣無涯之望。

(六) 世間好的分數。休占多了。我這裏消受幾何。其餘分數。任世

間人占去。

（七）凡禍患以安樂生。以憂勤免。以奢肆生。以勤約免。以觖望生。以知足免。以多事生。以愼勤免。

（八）做人要做個萬全。至於名利地步。休要十分占盡。常要分與大家。就帶些缺綻不妨。何者。天下無人已俱遂之事。我得人必失。我利人必害。我榮人必辱。我有美名。人必有愧色。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。辭先而處缺。使人我一般。不嘵嘵露頭角。立標臬。而心中自有無限之樂。孔子謙已。嘗自附於尋常人。此中極有意趣。

（九）人皆知少之爲憂。而不知多之爲憂也。惟智者憂之。

（一〇）善居功者。讓大美而不居。善居名者。避大名而不受。

（一一）蝸以涎見覓。蟬以聲見黏。螢以火見獲。故愛身者。不貴赫赫之名。

（一二）謙忍皆居尊之道。儉樸皆居富之道。故曰卑不學恭。貧不學

儉。

(一三) 愚者人笑之。聰明人疑之。聰明而愚者。其大智也夫。詩云。靡哲不愚。則知不愚非哲也。

(一四) 與其抑暴戾之氣。不若養和平之心。與其裁既溢之恩。不若絕分外之望。與其爲後事之厚。不若施先事之薄。與其服延年之藥。不若守保身之方。

(一五) 爭利起於人各有欲。爭言起於人各有見。惟君子以澹泊自處。以知能讓人。胸中有無限快活處。

(一六) 疏於料事。而拙於謀身。明哲者之所懼也。

(一七) 禍莫大於不讎人。而有讎人之辭色。恥莫大於不恩人。而有恩人之狀態。

(一八) 精明也要十分。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。古今得禍者。精明人十居其九。未有渾厚而得禍者。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。乃所以爲愚也

。

(一九)置其身於是非之外。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。置其身於利害之外。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。

(二〇)平生所爲。使怨我者得以指摘。愛我者不能掩護。亦省身之一大恥也。士君子愼之。彼我無過而謗詬滔天。不足驚也。可談笑而受之。我有過而幸不及聞。當寢不貼席。食不下咽矣。是以君子貴無惡於志。

(二一)未有甘心快意。而不殃身者。惟禮義之悅我心。卻步步是安樂境。

(二二)忍激二字。是禍福關。

(二三)殃咎之來。未有不始於快意者。故君子得意而憂。逢喜而懼。

(二四)乍見之患。愚者所驚。漸至之殃。智者所忽也。以愚者而當

智者之所忽。可畏哉。

（二一五）凡有橫逆來侵。先思所以取之之故。卽思所以處之之法。不可使動氣。兩個動氣。一對小人。一般受禍。

（二一六）蜀道不難。有難於蜀道者。只要在人得步。得步則蜀道若周行。失步則家庭皆蜀道也。未有冥行疾走於斷崖絕壁之道。而不傾跌者。

（二一七）君子不受人不得已之情。不苦人不敢從之事。

（二一八）非直難。而善用其直之難。非用直之難。而善養直之難。

（二一九）只見得眼前都不可意。便是自礙世之人。人不可我意。我必不可人意。不可人意者我一人。不可我意者千萬人。嗚呼。未有不可千萬人意而不危者也。是故智者能與事移。至人不與世礙。

（三二〇）人未有洗面而不閉目。撮紅而不慮手者。此猶愛小體也。人未有過簷滴而不疾走。踐泥塗而不揭足者。此直愛衣履耳。七尺之軀

顧不如一履哉。乃沉之滔天之情海。拚於焚林暴怒之場。粉身碎體。甘心爲而不顧。悲夫。

（三二）曳新履者。行必擇地。苟擇地而行。則履可以常新矣。

（三十三）坐對明燈。不可以見暗。而暗中人見對燈者甚眞。是故君子貴處幽。

五 愼言

（一）惟聖賢終日說話。無一字差失。其餘都要擬之而後言。有餘不敢盡。不然。未有無過者。故惟寡言者寡過。

（二）簡而當事。曲而當情。精而當理。確而當時。一言而濟事。一言而服人。一言而明道者。是謂修辭之善者。其要有二。曰澄心。曰：定氣。

（三）論理要精詳。論事要剴切。論人須要帶二三分渾厚。若切中人情。人必難堪。故君子不盡人之情。不盡人之過。非直遠禍。亦以留人掩飾之路。觸人悔悟之機。養人體面之餘。亦天地涵蓄之氣也。

（四）說話如作文。字字在心頭打點過。是心爲草稿。而口謄眞也。猶不能無過。而况由易之言。眞是病狂喪心者。

（五）言語不到千該萬該。再休開口。

（六）君子之出言也。如嗇夫之用財。其見義也。如貪夫之趨利。

（七）多門之室生風。多口之人生禍。

（八）言在行先。名在實先。食在事先。皆君子之所恥也。

（九）情不足而文之以言。其言不可親也。誠不足而飾之以貌。其貌不可信也。是以天下之事貴眞。眞不容掩。而不見之容貌。其可親可信也夫。

（一〇）心無留言。言無擇人。雖露肺肝。君子不取也。彼固自以爲光明矣。君子何嘗不光明。自不輕言。言則心口如一耳。

（一一）智者之於事。有言而不行者。有所言非所行者。有先言而後行者。有先行而後言者。有行之既成。而始終不言其故者。要亦爲國家深遠之慮。而求其必濟而已。

（一二）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。先君子責之。對曰。已戒聞者使勿洩矣。先君曰。子不能必子之口。而能必人之口乎。且戒人與戒己孰難。小子慎之。

(一三)理直而出之婉。善言也。善道也。

(一四)辨學術。談至理。直須窮到至處。讓人不得。所謂宗廟朝廷。便便言者。蓋道理古今之道理。政事國家之政事。務須求是乃已。我兩人皆置之度外。非求申我也。非求勝人也。何讓人之有。只是平心易氣。為辯家第一法。纔聲高色厲。便沒涵養。

(一五)對左右言。四顧無愧色。對朋友言。臨別無戒語。可謂光明矣。胸中何累之有。

(一六)有由衷之言。有由口之言。有根心之色。有浮面之色。各不同也。應之者貴勝。

(一七)磨磚砌屋。不塗以堊。堊掩其眞也。一堊則人謂糞土之牆矣。凡外飾者。皆內不足。至道無言。至言無文。至文無法。

(一八)謔非有道之言也。孔子豈不戲。竟是道理上脫灑。今之戲者媟矣。即有滑稽之巧。亦近俳優之流。凝靜者恥之。

(一一九)處世以譏訕爲第一病痛。不害在彼。我何與焉。

(一二〇)纔有一段公直之氣。而出言做事。便露圭角。是大病痛。

(一二一)淸議酷於律令。淸議之人。酷於治獄之吏。律令所寃。賴淸議以明之。雖死猶生也。淸議所寃。萬古無反案也矣。是以君子不輕議人。懼寃之也。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。報必及之。

(一二二)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。已定矣。臨時還有變更。況未定者乎。故甯有不知之名。無貽失言之悔。

(一二三)一友與人爭而歷詆其短。予曰。於十分中君有一分不是否。友曰。我雖說沒一二分。予曰。且將這一二分都沒了。纔好責人。

(一二四)天地間道理。如白日靑天。聖賢心事。如光風霽月。若說出一段話來。千解萬解。說者再不痛快。聽者再不惺憹。豈擧世人皆愚哉。此立言者之大病。

(一二五)道有一眞。而意見常千百也。故言多而道愈漓。事有一是。

而意見常千百也。故議多而事愈僨。信知困窮抑鬱。貧賤勞苦。是我應得的。安富尊榮。懽忻如意。是我儻來的。胸中便無許多冰炭。

（一一六）人生惟有說話是第一難事。

（一一七）惡言如鴟梟之嗷。閒言如燕雀之喧。正言如狻猊之吼。人言如鸞鳳之鳴。以此思之。言可弗愼與。

六 檢省

(一) 不存心。看不出自家不是。只於動靜語默。接物應事時。件件想一想。便渾身都是過失。須動合天則。然後爲是。日用間如個疏忽得一時。學者思之。

(二) 只竟夕檢點。今日說得幾句話。關係身心。行得幾件事。有益世道。自慊自愧。恍然獨覺矣。若醉酒飽肉。恣談浪笑。豈不錯過了一日。亂言妄動。昧理從欲。豈不作孽了一日。

(三) 喜來時一檢點。怒來時一檢點。怠惰時一檢點。放肆時一檢點。此是省察大條欵。人到此多想不起。顧不得。一錯便悔不及。

(四) 每日檢點。要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。自氣質上發出。自習慣上發出。自物欲上發出。如此省察。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。初學最要知此。

(五) 士君子當自檢點。晝思夜想。不得一時閒卻。想箇甚事。果爲

天下國家乎。抑爲身家妻子乎。飛禽走獸。東驁西奔。爭食奪巢。販夫豎子。朝出暮歸。風餐露宿。他自食其力。原爲溫飽。又不曾受人託付。享人供奉。有何不可。士君子高官厚祿。上藉之以名分。下奉之以尊榮。爲汝乎。不爲汝乎。乃營權勢而營鳥獸市井之圖。細思眞是愧死。

（六）凡人應酬。多不經心。一向任情做去。所以動多有悔。若心頭有一分檢點。便有一分得處。智者之忽。固不若愚者之詳也。

（七）少年人只要想。我現在幹些什麼事。到頭成箇什麼人。這便有多少恨心。多少愧汗。如何放得自家過。

（八）見前面之千里。不若見背後之一寸。故遠觀非難。而反觀爲難。見見非難。而見不見爲難。此舉世之所迷。而智者之獨覺也。

（九）作人怕似渴睡漢。才喚醒時。睜眼若有知。旋復沉困。竟是寐中人。須知朝興櫛盥之後。神爽氣清。冷冷勁勁。方是眞醒。

(二〇)喫這一箸飯。是何人收打底。穿這一匹帛。是何人織染底。大廈高堂。如何該我居住。安車駟馬。如何該我乘坐。獲飽煖之休。思作者之勞。享尊榮之樂。思供者之苦。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。不然。其負斯世斯民多矣。

(二一)論人情只往薄處求。說人情只往惡邊想。此是私而刻底念頭。自家便是小人。古人責人。每於有過中求無過。此是厚心。盛德事。學者熟思。自有滋味。

(二二)鑑不能自照。尺不能自度。權不能自稱。囿於物也。聖人則自照自度自稱。成其爲鑑爲尺爲權。而後妍媸長短。輕重天下。

(二三)世人糊塗。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。卻不自想我是堯舜乎。果是堯舜。則是沒一毫不是。我若是湯武。未反之前。也有分毫錯誤。如何盛氣拒人。巧言飾己。再不認一分過差耶。

(二四)世之人。聞人過失。便喜談而樂道之。見人規己之過。既掩

護之。又痛疾之。聞人稱譽。便欣喜而誇張之。見人稱人之善。既蓋藏之。又搜索之。試思這箇念頭。是君子乎。是小人乎。

（一五）人說己善則喜。人說己過則怒。自家善惡。自家眞知。待禍敗時。欺人不得。人說體實則喜。人說體虛則怒。自家病痛。自家獨覺。到死亡時。欺人不得。

（一六）稱人以顏子。無不悅者。妄其貧賤而殀。稱人以桀紂盜蹠。無不怒者。妄其富貴而壽。好善惡惡之同然如此。而作人却與桀紂盜蹠同歸。何惡其名而好其實也。

（一七）好人之善。惡人之惡。不難於過甚。只是好己之善。惡己之惡。便不如此痛切。

（一八）人到自家沒奈自家何時。便可慟哭。

(一)一家之中。要看得尊長尊。則家治。若看得尊者不尊。如何齊他。得其要在尊長自修。閨門之中。少了箇禮字。便自天翻地覆。百禍千殃。家破人亡。皆由此起。

(二)閨門之事可傳。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。近習之人起敬。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。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。

(三)家長。一家之君也。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。次則使人有所嚴憚。故曰：嚴君。下則使人慢。下則使人陵。最下則使人恨。使人慢。未有不亂者。使人陵。未有不敗者。使人恨。未有不亡者。嗚呼。齊家豈小故哉。今人皆以治生爲急。而齊家之道。不講久矣。

(四)家長不能使人敬。則敎令不行。不能令人愛。則心志不孚。

(五)家人之害。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。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知禁。尤莫大於婢子造言。而婦人悅之。婦人附會。而丈夫信之。禁

此二害。而家不睦者鮮矣。

(六) 家法所係之重也。擬人以俳優。雖僕隸乞丐之人。未有不艴然怒者。斯天下之辱名也。而俳優之家。世世業而不知恥。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。亦相安而不知變。斯家法之所囿哉。是故欲子孫善、莫如正家法。家法正而子孫染於習氣。不待教而戒之矣。

(七) 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。不可強致。然禮係體面。猶可責人。恩出於根心。反以責而失之矣。故恩薄可結之使厚。恩離可使之固。一相責望。爲怨滋深。故父子兄弟夫婦之間。使骨肉爲讎寇。皆坐責之一字耳。

(八) 雨澤過潤。萬物之災也。恩寵過禮。臣妾之災也。情愛過義。子孫之災也。

(九) 仁者之家。父子愉愉如也。夫妻雝雝如也。兄弟怡怡如也。僮僕訢訢如也。一家之氣象。融融如也。義者之家。父子懍凜如也。夫

嬉嗃嗃如也。兄弟翼翼如也。僮僕肅肅如也。一家之氣象。栗栗如也。仁者以恩勝。其流也知和而和。義者以嚴勝。其流也疏而寡恩。故聖人之居家也。仁以主之。義以輔之。洽其太和之情。但不瀆其防。斯已矣。其井井然嚴城深塹。則男女之辨也。雖聖人不敢與家人相忘。

（一〇）昔稱君門遠於萬里。謂情隔也。豈惟君門。父子殊心。一堂遠於萬里。兄弟離情。一門遠於萬里。夫妻反目。一榻遠於萬里。苟情聯志通。則萬里之外。猶同堂共門而比肩一榻也。以此推之。同時不相知。而神交於千百世之上下亦然。是知離合在心期。不專在邂逅。而心期則天下至遇也。君臣之堯舜。父子之文周。師弟之孔顏。

（一一）人子之事親也。事心爲上。事身次之。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。又其下。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。

（一二）孝子之事親也。禮卑伏如下僕。情柔婉如小兒。

(一三)進食於親。侑而不勸。進言於親。論而不諫。進侍於親。和而不莊。親疾憂而不悲。身有疾。形而不聲。

(一四)孝子侍親。不可有沉靜態。不可有莊肅態。不可有枯淡態。不可有豪雄態。不可有勞倦態。不可有疾病態。不可有愁苦態。不可有忿怒態。

(一五)兒女輩常著他拳拳曲曲。緊緊恰恰。動必有畏。言必有驚。到自專時倘不可知。若使之快意適情。是殺之也。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。

(一六)曲木惡繩。頑石惡攻。積善之言。不可不知。

仕學正則

卷下　治術

一　行政

（一）甯耐是思事第一法。安詳是處事第一法。謙退是保身第一法。涵容是處人第一法。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。是養心第一法。

（二）著令申者。凡以示天下萬世。最不可草率。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。最不可含糊。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。最不可疏漏。疏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。無所憑藉。而行者得以專擅。

（三）古之學者。窮居而籌兼善之略。今也同爲寮寀。後進不敢問先達之事。右署不敢知左署之職。在我避侵職之嫌。在彼生望蜀之譏。是以未至其地也。不敢圖。既至其地也。未及習。急遽苟且。了目前之套數而已。安得樹可久之功。張無前之業哉。

（四）凡酌量天下大事。全要個通融周密。憂深慮遠。營室者之正方面也。有近視正而遠視不正者。有準於短而不準於長者。有合於上而不合於下者。有協於左而不協於右者。既而遠近長短上下左右之皆宜也。然後執繩墨。運木石。鳩器用。以定萬世不拔之基。今之處天下者。粗心浮氣。淺見薄識。得其一方而固執以求勝。以此圖久大之業。爲治安之計難矣。

（五）當事有四要。際畔要果決。怕是綿。執持要堅耐。怕是肥。機括要深沉。怕是淺。應變要機警。怕是遲。

（六）計天下大事。只在要緊處一著。留心用力。別箇都顧不得。譬之賭棋。只在輸贏上留心。一馬一卒之失。渾不放在心上。若旁觀以此預計其高低。當局以此預亂其心目。便不濟事。

（七）善用力者就力。善用勢者就勢。善用智者就智。善用財者就財。夫是之謂乘。乘者。知己之謂也。失其所乘。則倍勞而功不就。得

其所乘。則與物無忤。與我無困。而天下享其利。
（八）事有可以義起者。不必泥守舊例。有可以獨斷者。不必觀望衆人。若舊例當。衆人是。莫非胸中道理。而彼先得之者也。方喜舊例免吾勞。方喜衆見印吾是。何可別生意見。以作聰明哉。此繼人之後者之所當知也。
（九）官貴精。不貴多。權貴一。不貴分。大都之內。法令不行。則官多權分之故也。故萬事俱弛。
（一〇）今之用人。只怕無去處。不知其病根在來處。今之理財。只怕無來處。不知其病根在去處。用人之道。貴當其才。理財之道。貴去其蠹。人君以識深慮遠者謀社稷。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脈。以振厲明作者起頹敝。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。以秉公持正者寄鈞衡。以燭奸嫉邪者爲按察。以厚下愛民者居守牧。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。以平恕明允者治刑獄。以廉靜綜核者掌會計。以惜恥養德者司教化。則用人當

其才矣。官妾無慢棄之虞。殿廷無金珠之玩。近侍絕賄賂之通。寵幸無不賞之賞。臣工嚴貨墨之誅。迎送懲威福之濫。工商重淫巧之罰。衆庶謹僭奢之戒。游惰杜倖食之門。緇黃示誑誘之罪。倡優就耕織之業。則理財得道矣。

（乙二）官之所居曰任。此意最可玩。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。任者任也。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。若牽制束縛。非任矣。

（一二）無用之樸君子不貴。雖不事機械變詐。至於術慧德知。亦不可無。

（一三）接人要和中有介。處事要精中有果。認理要正中有通。

（一四）責善要實行實心。無不孚人之理。

（一五）處人不可任己意。要悉人之情。處事不可任己見。要悉事之理。

（一六）我不能甯耐事。而令事如吾意。不則煩躁。我不能涵容人。

而令人如吾意。不則譴怒。如是則終日無自在時矣。而事卒以僨。大卒以怨。我卒以損。此謂至愚。

(一七) 君子之處事也。要我就事。不令事就我。其長民也。要我就民。不令民就我。

(一八) 斷之一字。原謂義所當行。卽念有牽纏。事有掣礙。不得脫然爽潔。纔痛煞煞下一個斷字。如刀斬斧齊一般。總然只在大頭腦處成一箇是字。第二義都放下。况兒女情。利害念。那顧得他。若待你百可意。千趁心。一些好事做不成。

(一九) 任難任之事。要有力而無氣。處難處之人。要有知而無言。

(二〇) 飯休不嚼而咽。路休不看就走。人休不擇就交。話休不想就說。事休不思就做。

(二一) 君子動大事。十利而無一害。其舉之也必矣。然天下無十利之事。不得已而權其分數之多寡。利七而害三。則吾全其利而防其害

。又較其事勢之重輕。亦有九害而一利者爲之。所利重而所害輕也。所利急而所害緩也。所利難得。而所害可救也。所利久遠。而所害一時也。此不可與淺薄者道。

（一一二）悔前莫如愼始。悔後莫如改圖。徒悔無益也。

（一一三）知彼知己。不獨是兵法。處人處事。一些少不得的。

（一一四）處天下事。先把我字擱起。千軍萬馬中。先把人字擱起。

（一一五）衝繁地。頑鈍人。紛雜事。遲滯期。拂逆時。此中最好養火。

（一一六）把天地間眞實道理。作虛套子幹。把虛套子。作實事幹。吁所從來久矣。非霹靂手段。變此錮習不得。

（一一七）先衆人而爲。後衆人而言。

（一一八）余生平處人處事。激切之病。十居其九。一向在這裏克。仍舊消磨不去。始知不美之質。變化甚難。而况以無恆之志。不深之養

。如何能變化得。若志定而養深。便是下愚也移得一半、

(二九) 靜中眞味。至冷至淡。及應事接物時。自有一段不冷不淡天趣。只是衆人習染世味。十分濃艷。便看得他冷淡。然冷而難親。淡而不厭。原不是眞味。是謂撥寒灰。嚼淨蠟。

(三〇) 君子之於事也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。止乎其所不得不止。於言也。語乎其所不得不語。默乎其所不得不默。尤悔庶幾寡矣。

(三一) 監司視小民藹然。待左右肅然。待寮寀温然。待屬官侃然。庶幾乎得體矣。

(三二) 以精到之識。用堅持之心。運精進之力。便是金石可穿。豚魚可格。更有甚麼難做之事功。難造之神聖。士君子碌碌一生。百事無成。只是無志。

二　處人

（一）方嚴是處人大病痛。聖賢處人。離一溫厚不得。故曰：汎愛衆。曰：和而不同。曰：和而不流。曰：羣而不黨。曰：周而不比。曰：愛人。曰：慈祥。曰：愷悌。曰：樂只。曰：親民。曰：容衆。曰：萬物一體。曰：天下一家。中國一人。只恁踽踽涼涼。冷落難親。便是世上一箇礙物。卽使持正守方。獨立不苟。亦非用世之才。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。

（二）人情只是箇好惡。立身要在端好惡。治人要在同好惡。故好惡異。夫妻父子昆弟皆寇讎。好惡同。四海九夷八蠻皆骨肉。

（三）善處世者。要得人自然之情。得人自然之情。則何所不得。失人自然之情。則何所不失。不惟帝王爲然。卽二人同行。亦離此道不得。

（四）人情要耐心體他。體到悉處。則人可寡過。我可寡怨。

（五）察言觀色。度德量力。此八字處人處事。一時少不得的。

（六）令人可畏。未有不惡之者。惡生毀。令人可親。未有不愛之者。愛生譽。

（七）肯替別人想。是第一等學問。

（八）恩莫到無以加處。情薄易厚。愛重成隙。

（九）恕人有六。或彼見識有不到處。或彼聽聞有未真處。或彼力量有不及處。或彼心事有所苦處。又或彼精神有所忽處。或彼微意有所在處。先此六恕。而命之不從。教之不改。然後可罪也已。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。體人而後恕人。

（一〇）恕之一字。是箇好道理。看那推心者是箇甚麼念頭。好色者恕人之淫。好貨者恕人之貪。好飲者恕人之醉。好安逸者。恕人之惰慢。未嘗不以己度人。未嘗不視人猶己。而道之賊也。特行恕者不可以不審之。

（一一）處人先求大體。居官先厚民風。

(一二)處己不妨於薄。待人不妨於厚。責己不妨於厚。責人不妨於薄。

(一三)立身行己服人。甚難也。要看什麼人不服。若中道君子不服・當蚤夜省惕。其意見不同。性術各別。志向相反者。只要求我一箇是。也不須與他別白理會。

(一四)罰人不盡數其罪。則有餘懼。賞人不盡數其功。則有餘望。

(一五)寬人之惡者。化人之惡者也。激人之過者。甚人之過者也。

(一六)善用人的・是箇人都用得・不善用人的。是箇人用不得。

(一七)衆惡必察。果仁者之心。不仁者聞人之惡。喜談樂道。疏薄者聞人之惡・深信不疑。惟仁者知惡名易以汚人。而作惡者之好爲誣善也。既察爲人所惡者何人・又察言者何心・又察致惡者何由。耐心留意。獨得其眞。果在位也・則信任不疑。果不在位。則舉辟無貳。果爲人所中傷也。則扶救必力。嗚呼・此道不明久矣。

（一八）見爲賢者。就著意回護。雖有過差。都向好邊替他想。見是不賢者。就著意搜索。雖有偏長。都向惡邊替他想。自宋儒以來。率坐此失。大段都是箇偏見識。所謂好而不知其惡。惡而不知其美者。惟聖人便無此失。只是此心虛平。

（一九）聞毀不可遽信。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。毀人者損。毀人者不肖。則所毀者益。考察之年。聞一毀言。如獲拱璧。不暇計所從來。枉人多矣。

（二〇）衆惡之必察焉。衆好之必察焉易。自惡之必察焉。自好之必察焉難。

（二一）小人亦有好事。惡其人則並掩其事。君子亦有過差。好其人則並飾其非。此偏也。

（二二）是衆人卽當取其偏長。賢者則當望以中道。

（二三）古之君子。不以其所能者病人。今人卻以所不能者病人。

（一一四）性躁急人。常令之理紛解結。性遲緩人。常令之逐獵追奔。推此類。則氣質之性。無不漸反。

（一一五）父母在難。盜能爲我救之。感乎。曰。此不世之恩也。何可以弗感。設當用人之權。此人可用可薦之乎。曰。何可薦也。天命有德。帝王之公典也。我何敢以私恩奸之。設當理刑之職。此人在獄。可縱之乎。曰。何可縱也。天討有罪。天下之公法也。我何敢以私恩骫之。曰。何以報之。曰。用吾身時。爲之死可也。用吾家時。爲之破可也。其他患難。與之共可也。

（一一六）古人愛人之意多。今人惡人之意多。愛人故人易於改過。而視我也常親。我之教常易行。惡人故人甘於自棄。而視我也常讎。我之言益不入。

（一一七）人到無所顧惜時。君父之尊。不能使之嚴。鼎鑊之威。不能使之懼。千言萬語。不能使之喻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。聖人知其

然也。每養其體面。體其情私。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。

（二八）與小人處。一分計較不得。須要放寬一步。

（二九）區區與人較是非。其量與所較之人。相去幾何。

（三〇）無識見的人。難與說話。偏識見的人。更難與說話。

（三一）責人要含蓄。忌太盡。要委婉。忌太直。要疑似。忌太真。今弟子受父兄之責也。尙有不堪。而況他人乎。孔子曰。忠告而善道之。不可則止。此語不止全交。亦可養氣。

（三二）意主於愛。則詬罵撲擊。皆所以親之也。意主於惡。則獎譽綢繆。皆所以讎之也。

（三三）凡處人不保確然之名分。便小有謙下不妨。得爲而爲之。雖無暫辱。必有後憂。卽不論利害。論道理。亦云居上不驕。民可近。不可下。

（三四）智慧長於精神。精神生於喜悅。故責人者。與其怒之也。不

若教之。與其教之也。不若化之。從容寬大。諒其所不能。而容其所不及。恕其所不知。而體其所不欲。隨事講說。隨時開諭。彼樂接引之誠。而喜於斯好。感督責之寬。而愧其不才。人非木石。無不長進。故曰。敬敷五教在寬。又曰。無忿疾於頑。又曰。匪怒伊教。又曰。善誘人。今也不令而責之豫。不明而責之喻。未及令人。先懷怒意。梃訴忿加。既罪矣。而不詳其故。是兩相讎。兩相苦也。爲人上者。切宜戒之。

(三五)　責人到閉口捲舌。面赤背汗時。猶剌剌不已。豈不快心。然淺溢刻薄甚矣。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。須含蓄以養人之愧。令其自新則可。

(三六)　只一箇耐煩心。天下何事不得了。天下何人不能處。

(三七)　力有所不能。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責人。心有所當盡。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自諉。時時體悉人情。念念持循天理。

舉世懼且疑。而確然爲之。卒如所料者。見先定也。

（一九）事不問大家行不行。舊規有不有。只看義上協不協。勢不在我。而於義無害。且須勉從。若有害於義。即有主之者。吾不敢從也。

（二〇）當急遽冗雜時。只不動火。則神有餘而不勞。事從容而就理。一動火種種都不濟。

（二一）事事只在道理上商量。便是眞體認。

（二二）有涵養人。心思極細。雖應倉卒。而胸中依然暇豫。自無粗疏之病。心粗便是學不濟處。

（二三）天下之患。莫大於苟可以。養頹靡不復振之習。成亟重不可反之勢。皆苟可以三字爲之也。是以聖人之治身也。勤厲不息。其治民也。鼓舞不倦。不以無事廢常規。不以無害忽小失。非多事。非好勞也。誠知天下之事。謹未然之憂者。尙多或然之悔。懷太過之念者

・猶貽不及之慮。競慎始之圖者。不免怠終之患故也。

(一一四)講分明不動聲色・清之有餘。卻露許多痕跡。費許多張皇。最是拙工・

(一一五)使氣最害事。使心最害理。君子臨事。心平易氣。

(一一六)事出於意外。雖智者亦窮。不可以苛責也。

(一一七)纔下手・便想到究竟處。

(一一八)事不關係都歇過。到關係時悔之何及。事幸不敗都饒過。到敗事時懲之何益。是以君子不忽小。防其敗也。不恕敗。防其再也。

(一一九)不怕炊不熟。只怕斷了火。火不斷時。鍊金煮砂。可使爲水作泥。而今冷灶清鍋。卻慿空忙作甚。

(一二〇)覓物者苦求而不得。或視之而不見。他日無事於覓也。乃得之。非物有趨避。目眩於急求也。天下之事。每得於從容。而失之急迫。

（三一）鎖鑰各有合。合則開。不合則不開。亦有合而不開者。必有所以合而不開之故也。亦有終日開。偶然抵死不開。必有所以偶然不開之故也。萬事必有故。應萬事必求其故。

（三二）毫釐之輕。斤鈞之所藉以爲重者也。合勺之微。斛斗之所賴以爲多者也。分寸之短。丈尺之所需以爲長者也。

四　立法

（一）法立而一弊生。誠是。然因弊生而不立法。未見其爲是也。夫立法以禁弊。猶爲防以止水也。隄薄土疏。而乘隙決潰。誠有之矣。未有因決而止防者。無弊之法。雖堯舜不能。生弊之法。亦立法者之拙也。故聖人不苟立法。不懲小弊。而廢良法。不爲一時之弊。而廢可久之法。

（二）法有九利。不能必其無一害。法有始利。不能必其不終弊。嫉才妒能之人。惰身利口之士。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。謀國不切。而慮禍不深者。從而附和之。不曰天下本無事。安常襲故何妨。則曰：時勢本難爲。好動喜事何益。至大壞極弊。瓦解土崩。而後付之天命爲。嗚呼。國家養士何爲哉。士君子委質何爲哉。儒者以宇宙爲分內何爲哉。

（三）新法非十有益於前。百無慮於後。不可立也。舊法非於事萬無

益。於理大有害。不可更也。要在文者實之。褊者救之。弊者補之。流者反之。怠廢者申明而振作之。此治體調停之中策。百世可循者也。

(四) 法之立也。體其必至之情。寬以自生之路。而後繩其踰法之私。則上有直色。而下無心言。今也小官之俸。不足供饔飧。偶反常例。而輒以貪法罷之。是小官終不可設也。

(五) 法者御世宰物之神器。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。人臣爲天下萬世而守之。非我物也。我何敢私。今也不然。人藉之以濟私。請託公行。我借以市恩。聽從如響。而辯言亂政之徒。又借口曰長厚。曰慈仁。曰報德。曰崇尊。夫長厚慈仁。當施之於法之所不犯。報德崇尊。當求諸己之所得爲。奈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。申己私哉。此宦途之首戒也。

(六) 禮繁則難行。卒成廢閣之書。法繁則易犯。益甚決裂之罪。

（七）法多則遁情愈多。譬之逃者入千人之羣。則不可覓。入三人之羣。則不可藏矣。

（八）因偶然之事。立不變之法。懲一夫之失。苦天下之人。法莫不良於此矣。

（九）凡居官爲前人者。無干譽矯情。立一切不可常之法。以難後人。爲後人者。無矜能露迹。爲一朝卽改革之政。以苦前人。此不惟不近人情。政體自不宜爾。若惡政弊規。不妨改圖。只是渾厚便好。

（一〇）爲政者貴因時。事在當因。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。事在當革。不爲後人長不救之禍。

（一一）興利無太急。要左視右盼。革弊無太驟。要長顧却慮。

（一二）禮之有次第也。猶堂之有階。使人不得驟僭也。故等級不妨於太煩。階有級。雖急足者不得闊步。禮有等。雖倨傲者不敢陵節。

五　司法

（一）王法上承天道。下順民情。要箇大中至正。不容有一毫偏重偏輕之制。行法者。要箇大公無我。不容有一毫故出故入之心。則是天也。君臣以天行法。而後下民以天相安。

（二）法者一也。法曹者。執此一也。以貧富貴賤二之。則非法矣。或曰。親貴難與疏賤同法。曰。是也。八議已別之矣。八議所不別而亦二之。將何說之辭。夫執天子之法。而顧忘己之爵祿。以徇高明。以虐煢獨。如國法天道何。裂綱壞紀。摧善長惡。國必病焉。

（三）法至於平盡矣。君子又加以恕。乃知平者。聖人之公也。恕者。聖人之仁也。彼不平者加之以深。不恕者加之以刻。其傷天地之和多矣。

（四）六合都是情世界。惟朝堂官府爲法世界。若也只循情。世間更無處覓公道。

(五)徇情而不廢法。執法而不病情。居官之妙悟也。聖人未嘗不履正奉公。至其接人處事。大段通融渾厚。是以法紀不失。而人亦不怨。何者。無躁急之心。而不狃一切之術也。

(六)與其殺不辜。甯失不經。此舜時獄也。以舜之聖。皋陶之明。聽比屋可封之民。當淳樸未散之世。宜無不得其情者。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。則知五聽之法。不足以盡民。而疑獄難決。自昔有之。故聖人甯不明也。而不忍不仁。今人決獄。輒恥不明。而以臆度之見。偏主之心殺人。大可恨也。夫天道好生。鬼神有知。奈何爲此。故甯錯生了人。休錯殺了人。錯生則生者尙有悔過之時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。司法者愼之。

(七)防奸之法。畢竟疎於作奸之人。彼作奸者拙。則作僞以逃防。巧則就法以生弊。不但不能去害。而反益其害。彼作者一而防者一耳。又輕其罪以爲未犯者勸。法奈何得行。故行法不嚴。不如無法。

（八）赦何爲者。以爲冤耶。當罪不明之有司。以爲不冤耶。當報無辜之死恨。聖王有大慶。雖枯骨罔不蒙恩。今傷者傷矣。死者死矣。含憤鬱鬱。莫不欲讎我者。速罹於法。以快我心。而乃赦之。是何仁於有罪。而不仁於無辜也。將殘賊幸赦而屢逞。良善聞赦而傷心。非聖王之政也。故聖王眚災宥過。不待慶時。其刑赦也。不論慶時。夫是之謂大公至正之道。

六　攷選

（一）一代人才。自足以成一代之治。既作養無術。而又用之者非其人。無怪其萬事不理也。

（二）操進退用舍之權者。要知大體。若專以小知觀人。則卓犖奇偉之士。都在所遺。何者。敦大節者。不爲細謹。有遠略者。或無小才。肩鉅任者。或無捷識。而聰明才辯。敏給圓通之士。飾文習熟。間見廣洽之人。類不能裨緩急之用。嗟夫。難言之矣。

（三）治病要擇良醫。安民要擇良吏。良吏不患無人。在選擇有法。而激勸有道耳。

（四）無治人。則良法美意。反以殃民。有治人。則弊習陋規。皆成善政。故有文武之政。須待文武之君臣。

（五）古今士率有三品。上士不好名。中士好名。下士不知好民。

（六）上士重道德。中士重功名。下士重詞章。斗筲之人重富貴。

(七)人流品格。以君子小人定之。大率有九等。有君子中君子。才全德備。無往不宜者也。有君子。優於德而短於才者也。有善人。恂雅溫樸。僅足自守。識見雖正。而不能自決。躬行雖力。而不能自保。有衆人。才德識見。俱無足取。與世浮沉。趨利避害。碌碌風塵中。無自表異。有小人。偏氣邪心。惟己私是殖。苟得所欲。亦不害物。有小人中小人。貪殘陰很。恣意所極。而才足以濟之。斂怨怙終。無所顧忌。外有似小人之君子。高峻奇絕。不就俗檢。然規模宏遠。小疵不足以病之。有似君子之小人。老詐矯文。善藏巧借。爲天下之大惡。占天下之大名。事幸不敗。當時後世。皆爲所欺。而竟不知者。有君子小人之間。行亦近正而偏。語亦近道而雜。學圓通便近於俗。尙古樸則入於腐。寬便姑息。嚴便猛鷙。是人也。有君子之心。有小人之過者也。每至害道。學者戒之。

(八)心術平易。制行誠直。言語疏爽。文章明達。其人必君子也。

心術徽曖。制行詭祕。語言吞吐。文章晦澀。其人亦可知矣。

（九）人之念頭。與氣血同爲消長。四十以前。是箇進心。識見未定。而敢於有爲。四十以後。是個定心。識見既定。而事有個酌量。六十以後。是個退心。識見雖眞。而精力不振。未必人人皆如此。而此其大凡也。古者四十仕。六十七十致仕。蓋籌之矣。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。厭厭若泉下之人者。亦有衰年狂躁。妄動喜事者。皆非常理。若乃以見事生風之少年爲任事。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爲老成。則誤矣。鄧禹沉毅。馬援矍鑠。古誠有之。豈多得哉。

（一〇）古之論賢不肖者。不曰幽明。則曰枉直。則知光明洞達者爲賢。隱伏深險者爲不肖。眞率爽快者爲賢。斡旋折轉者爲不肖。故賢者如白日青天。一見即知其心事。不肖者如深谷晦夜。窮年莫測其深淺。直者如疾矢急弦。更無一些回護。枉者如曲鈎盤繩。不知多少機關。故虞廷曰黜陟幽明。孔子曰：舉直錯諸枉。觀人者之用明。舍是

無所取矣。

（一一）進賢舉才。而自以爲恩。退不肖之怨。誰其當之。奉君之命。盡己之職。而公法廢於私恩。此事之最不平者也。

（一二）君子有君子之長。小人有小人之長。用君子易。用小人難。惟聖人能用小人。用君子在當其才。用小人在制其毒。

（一三）駝負百鈞。蟻負一粒。各盡其力也。象飲數石。鼴飲一勺。各充其量也。君子之用人。不必其效之同。各盡所長而已。

（一四）親疏生愛憎。愛憎生毀譽。毀譽生禍福。此智者所耽耽注意。而端人正士之所脫略而不顧之者也。論人品者。不可不知。

（一五）世上沒箇好做的官。雖抱關之吏。也須夜行早起。方爲稱職。纔說做官好。便不是做好官的人。

（一六）自鄉舉里選之法廢。而後世率尚詞章。唐以詩賦求眞才。更爲可嘆。宋以經義取士。而我朝因之。夫取士以文。已爲言舉人矣。

然猶曰。言心聲也。因文可得其心。因心可知其人。其文爽亮者。其心必光明。而察其粗淺之病。其文勁直者。其才必剛方。而察其豪悍之病。其文藻麗者。其人必文采。而察其靡曼之病。其文莊重者。其人必端嚴。而察其寥落之病。其文飄逸者。其人必流動。而察其浮蕩之病。其文典雅者。其人必質實。而察其樸鈍之病。其文雄暢者。其人必擴靈。而察其跅弛之病。其文溫潤者。其人必和順。而察其巽輭之病。其文簡潔者。其人必儉謹。而察其拘攣之病。其文深沉者。其人必精細。而察其陰險之病。其文沖澹者。其人必閒雅。而察其懶散之病。其文變化者。其人必圓通。而察其機械之病。其文奇巧者。其人必聰明。而察其怪誕之病。其文蒼老者。其人必不俗。而察其迂腐之病。有文之長。而無文之病。則其人可知矣。故即未純。必不可棄。今也但取其文而已。見欲深邃。調欲新脫。意欲奇特。句欲飣餖。鍛鍊欲工。態度欲俏。粉黛欲濃。面皮欲厚。是以舉業之家。棄理而工

辭。忘我而循世。竊剽湊泊。全無自己神情。口語筆端。迎合主司好尙。沿習之調既成。本然之天不露。而校文者亦迷於世調。取其文而忘其人。何異處暗而辨蒼黃。隔壁而察姸媸。欲得眞才。豈不難哉。

(二七)古今觀人。離不了好惡。武叔毀仲尼。臧倉沮孟子。從來聖賢。未有不遭謗毀者。故曰：其不善者惡之。不爲不善所惡。不成君子。後世執進退之柄者。只在鄉人皆好之上取人。千人之譽。不足以敵一人之毀。更不察這毀言從何處而來。更不察這毀人者是小人是君子。是以正士傷心。端人喪氣。一入仕途。只在彌縫塗抹上做工夫。更不敢得罪一人。嗚呼。端人正士。叛中行而惟鄉原是師。皆出是非失眞。進退失當者驅之也。

七　軍政

（一）寓民於農。三代聖王行之甚好。家家知耕。人人知戰。無論郎戎。亦可弭盜。民經數十百年不用兵。說用兵。纔用農十分之一耳。何者。若有不道之國。則天子命曰。某國不道。某方伯連帥討之。天下無與也。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。春秋以後。諸侯日尋干戈。農胥變而爲兵。舍穡不事。則吾國貧。因糧於敵。則他國貧。與其農胥變而兵也。不如兵農分。

（二）窮寇不可追也。遁辭不可攻也。貧民不可威也。

八　財政

（一）有國家者。厚下恤民。非獨爲民也。譬之於墉。廣其下。削其上。乃可固也。譬之於木。漑其本。剔其末。乃可茂也。夫墉未有上豐下狹而不傾。木未有露本繁末而不斃者。可畏也夫。

（二）事有大於勞民傷財者。雖勞民傷財。亦所不顧。事有不關於利民利國者。雖不勞民傷財。亦不可爲。

（三）君子作有益。則輕千金。作無益。則惜一介。假令無一介之費。君子亦不作無益。何也。不敢以耳目之玩。開天下民窮財盡之端也。

（四）盈天地間。只靠兩種人爲命。曰農夫織婦。卻又沒人重他。是自戕其命也。

（五）有一介必吝者。有千金可輕者。而世之論取與。動曰所値幾何。此亂語耳。

（六）凡病人面紅如赭。髮潤如油者不治。蓋萃一身之元氣血脈。盡

於面上也。嗚呼。人君富。四海貧。可以懼矣。

九　軍法

(一)、要知用刑本意。原爲弼教。便是聖德感人。更見妙手作用。若只恃雷霆之威。霜雪之法。民知畏而不知愧。待無可威時。依舊爲惡。何能成化。故畏之不如愧之。忿之不如罰之。遠之不如感之。

(二)水以潤苗。水多則苗腐。膏以助焰。膏重則焰滅。爲治一寬。非民之福也。故善人百年。始可去殺。天有四時。不能去秋。

(三)驕慣之極。父不能制子。君不能制臣。夫不能制妻。身不能自制。視死如飴。何威之能加。視恩爲玩。何惠之能益。不禍不止。故君子情勝不敢隳紀綱。兢兢然使所娶者知恩。而不敢肆。所以生之也。所以全之也。

(四)罪不當笞。一撲便不是。罪不當怒。一叱便不是。爲人上者愼之。

(五)聖人之殺。所以止殺也。果於殺而不爲姑息。故殺者一二。而

所活者千萬。後世之不殺。所以滋殺也。不忍於殺一二。以養天下之奸。故生其可殺。而生者多陷於殺。嗚呼。後世民多犯死。則爲人上者。婦人之仁爲之也。

(六) 用威行法。[illegible]有三豫。一曰上下情通。二曰恩愛孚素。三曰公道難容。如此則雖死而人無怨矣。

JD